

# 《段玉裁年譜》訂補

陳 鴻 森

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為清代樸學巨擘，有關其生平學行，劉盼遂氏纂有《段玉裁先生年譜》一編，考證精詳，久稱於世。顧其書亦不無缺憾。今重加考訂，於劉書之所遺者補之，誤者正之。或亦讀段氏書者知人論世之一助云。

段玉裁，字若膺，號懋堂，江蘇金壇人。著有《說文解字注》、《古文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周禮漢讀考》、《經韻樓集》等若干種，為乾嘉樸學巨擘。

有關段氏之生平學行，劉盼遂氏嘗纂有《段玉裁先生年譜》一編，原刊於《清華學報》七卷二期（一九三二年），後續有增修。一九三六年，劉氏取所纂段氏遺文及《年譜》，並高郵王氏父子遺文、《年譜》，合為《段王學五種》，由北京來薰閣書店印行。其《段氏年譜》（以下簡稱《劉譜》），蒐羅綦富，巨細靡遺，素為學界所推重。同時，羅繼祖氏亦纂有《段懋堂先生年譜》一卷（以下簡稱《羅譜》），惟其書遠視《劉譜》為略，隸事亦多疏失，自非劉氏之匹也<sup>1</sup>。

余往年讀段氏書，知人論世，時取《劉譜》以為參證。已而覺其不無遺失，且其考證之違誤處，亦復不少。余舊撰有〈劉盼遂氏段玉裁年譜補正〉一文，拾遺補闕，於《劉譜》之舛誤，間加辨正。比來重讀段氏書，於舊所知外，復有所得。爰取前稿，重加刪訂，錄為是篇。考事稍求其詳，以備異日重纂段譜者參酌焉。又，段氏《經韻樓集》遺文，為劉氏《補編》失收者，管見所及，尚得二十篇；今略考各文撰年，悉加逐錄，覽者參證，或可稍省檢索之勞云。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 段氏八歲

1 按羅氏此譜，疑係其祖羅振玉所纂，考羅振玉《高郵王氏遺書·敘目》云：「往在海東，作《金壇段茂堂先生年譜》。讀《蘇州府志》，知王石驪先生曾撰茂堂先生墓誌」云云，是其證也。或羅繼祖氏後續有增益，遂歸美之與。

《劉譜》：先生父命讀胡氏安國《春秋傳》。

〔正〕按段氏《經韻樓集》（以下簡稱《文集》）卷四〈春秋左氏古經題辭〉云：「玉裁九歲時，先子命讀胡氏安國《春秋傳》，其時功令所用也。」（頁一）是段氏讀胡《傳》實在九歲時，此條當移於明年。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 段氏二十九歲

〔補〕初識戴東原。東原以其〈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付鈔，並語段氏曰：「《春秋》一經，余欲做此種文字數十篇，便令大義畢舉」云。（段氏《戴東原先生年譜》頁四十六）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 段氏三十二歲

《劉譜》：東原在蘇州時，借得惠定宇依宋刊七十卷本臨校之《禮記注疏》，及宋明道二年《國語》。先生與程魚門、姚姬傳皆各臨繕一部。（《經韻樓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正〕按段氏〈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云：「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丈文游所照校者。予復各照校一部。」（《文集》卷八，頁九）己丑為三十四年，是年春，戴、段師弟俱入都應試。然則據段氏《文集》所記，此事當在乾隆三十四年。惟段氏撰《戴東原年譜》，於乾隆三十一年條下云：「入都時，在蘇州借朱文游所藏《禮記注疏》，此書乃惠定宇先生依吳進士泰來所藏宋刊本校出。（中略）程太史魚門、姚比部姬傳及玉裁皆臨繕一部。」（頁十六）此所述者，雖不及《國語》，然其與〈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所言者，同屬一事，殆無可疑。《劉譜》所據，蓋出於此。按此二文並出段氏所自言者，其參差如此。今考段氏當日臨戴東原校本《國語》跋記，末題乾隆己丑五月五日（詳下），則此事當在乾隆三十四年無疑。《戴東原年譜》成於段氏暮年<sup>2</sup>。丙戌、己丑二歲，戴、段二人並曾入都與試，《戴東原年譜》所記，蓋段氏晚年記憶混之耳，此當以三十四年為定。

2 按《戴東原年譜》撰年，《羅譜》但言撰於嘉慶十四年以後（頁二二）；《劉譜》則繫之於嘉慶十九年，為段氏卒前一年，其時年已八十矣。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 段氏三十五歲

〔補〕五月五日，跋臨校本《國語》，時將至山右也。

按蔣汝藻《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著錄段氏臨校本《國語》（史部卷二，頁五），有段氏跋記，劉氏《經韻樓文集補編》（以下簡稱《段集補編》）失收，今錄次：

此《國語》爲孔繼涵誦伯所贈，與嘉靖戊子澤遠堂刊本無異，於時本爲勝，而闕誤尙多。因借東原先生以明道二年刻本合宋公序《補音》刻本校補者正之。明道二年本，蘇州朱奕文游所藏。嘉靖本有「嘉靖戊子吳郡後學金李校刻於澤遠堂」十六字，在韋氏序後。書中多避宋諱字，蓋仿宋刻也；或鑿去十六字，僞爲宋刻。乾隆己丑五月五日跋於櫻桃斜街寓齋，時將至山右。段玉裁。

《劉譜》：是年作〈記洞過水〉一文，自注：「代壽陽令龔導江」。（《經韻樓集》七。盼遂按：《戴東原文集》卷六亦有〈記洞過水〉一文，注云「己丑代」，二文一字不異，未知段作或戴作？）

〔正〕按〈記洞過水〉一文，乃戴東原所作，劉氏失考耳。考段氏《戴東原年譜》，乾隆三十五年條下云：「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中略）今手稿猶在玉裁處，皆端楷也。」<sup>3</sup>是段氏已明言此文乃東原代龔氏所作者，其非段玉裁所撰審矣。《經韻樓集》乃段氏身後其子驥及外孫龔自珍所編。關於此文之誤入段集，周中孚固已言之矣，《鄭堂讀書記》卷七十一「經韻樓集」條下，云：「吾師受學於戴東原，稱入室弟子。（中略）所撰雜文甚富，身後其子驥及外孫龔自珍揀擇得一百八十餘篇，編爲是集。（中略）惜是集編次，尙未能如《戴集》之有條理，且多舛誤，如〈與錢辛楣學士書論棘字〉一題，其文全不似書體，當改爲〈通鑑注棘字辨誤〉，庶乎其可。又如〈記洞過水〉一篇，其文全與《戴集》中〈記洞過

3 按段氏繫此文於三十五年，疑亦晚年記憶有誤耳，宜從《東原文集》繫於三十四年（卷六，頁十三）。

水》一篇相同，且隻字不易。蓋吾師愛其文而手錄之，未及如今之時文署名氏於其下<sup>4</sup>，驥等不知《戴集》中有此文，遂濫行收入。」周氏並自言嘗舉此誤以告段氏女夫龔麗正，惜不見用。今按：龔君等亦積學之士，未必不知《戴集》亦有〈記洞過水〉一篇，特周氏未能檢出《戴東原年譜》之明文以決之耳。要之，此爲《段集》誤收，斷無可疑。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 段氏四十一歲

〔補〕十月，有與戴東原書，請爲《六書音均表》作序。

按此書附《六書音均表》卷首，《經韻樓集》不載，劉氏《段集補編》亦失收，文長不錄。其書世多有之，異日有重輯《段集》者，自當補入。函中，段氏自述其成學及編纂《六書音均表》之端末甚詳。其末言：

玉裁入蜀數年，幸適有成書。而所爲《詩經小學》、《書經小學》、《說文考證》、《古韻十七部表》諸書，亦漸次將成。

據此，知段氏寓蜀期間，別又撰有《詩經小學》等書。其《詩經小學》今存；《書經小學》後則增益擴充爲《古文尚書撰異》（說詳下）；《古韻十七部表》無考。至其《說文考證》，蓋卽今史語所所藏之《說文補正》稿本之異名，亦卽北京圖書館所藏十四卷本《說文解字讀》之前身。（另詳拙作〈段玉裁說文解字讀考辨〉）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 段氏四十二歲

《劉譜》：是年改修《富順縣志》。

〔補〕按《文集》卷九〈書富順縣縣志後〉云：「邑人李君瑞五，自楚北解組歸，爲延主學易書院。（中略）念權是縣，如信宿逆旅耳，將何以遺縣民？民之居錯而廣，非如學於院者之可以時面命也。縣帶洛而襟江，山氣佳秀，典午以後，才俊蔚起，文物稱最盛。而舊志苦無體例，且闕略不備，不足以論古證今。因粗舉崖槩，屬李君網羅缺失，屬稿商訂，五閱月而書成。」

（卷九，頁四十六）則此志乃由段氏定其條例，屬李氏纂修者。劉氏《段集補編》云：「先生所著《富順縣志》，世不多有之，惟故宮圖書館存一部，

4 周中孚此說亦未確，據《戴東原年譜》，知係東原原稿存於段處，其後人失考誤收耳。



乃由清史館移交者。近北海圖書館亦收一部。」（卷上，頁十六）按此書另有光緒壬午釜江書社重刊本，史語所有藏本。志中有段氏書後七則，《段集補編》卷上采其六而遺其一，卷五〈列女·楊氏義姑傳〉書後：

段玉裁曰：古今門第之興，多由內助，然未有若楊氏之異也。處孤危之際，而能保全弱弟，卒昌大其門閭，非獨天資之厚，抑其才識有過人焉。昔賢謂託孤寄命爲君子，若所稱義姑者，誠楊氏之嬰杵，閨幃之君子也。厥後貞烈二姑與相輝映，楊氏何多賢女哉！

〔補〕《富順縣志》卷二〈山川下〉，錄有「知縣金壇段玉裁〈中水考上〉、〈中水考下〉」二文，亦見《文集》卷七，疑係本年所撰。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 段氏四十三歲

〔正〕六月，撰〈書富順縣志後〉一文。見《文集》卷九。

按此文段集不記撰作年月，光緒重刊本《富順縣志》，卷首有四川學政吳省欽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序，次段氏〈後序〉，卽此〈書富順縣志後〉，末題「乾隆丁酉六月」，則段氏去任後所撰也。《劉譜》繫此文於四十一年秋，非是。

《劉譜》：《經韻樓集》七有〈書干祿字書〉一首，蓋今年作。先生在蜀，得宇文氏刻潼川本《干祿字書》，吳冲之考爲成都宇文時中所刻。

〔正〕劉說未確。《文集》此文不記年月；中央圖書館藏龔麗正鈔段氏《干祿字書》校定本，此文末題「乾隆己亥八月段玉裁記於巫山廨」，是此條當移於四十四年。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 段氏四十四歲

〔補〕閏六月，有焦山僧澹寧者，以焦山周鼎摹本見贈。

按《說文》無「鑒」字而有「鑑」字，段氏謂《詩經》之「鑒革」字，疑皆「鑒勒」之譌。澹寧以焦山周鼎摹本寄示，其「鑒」字作「攸」，下一字殘蝕，而右旁一「ノ」分明，因定其爲「勒」字。其文正可與《博古圖》周宰

辟父敦銘、薛氏《鐘鼎款識》周伯姬鼎、寅簋等相證發云。（《詩經小學》卷二十五，頁十五）

〔補〕嘉平立春日，爲查厚之撰〈升菴夜課圖序〉。此文《文集》、《文集補編》俱未收，今錄次：

成都南城護國寺，傳是升菴楊氏故居也。予友查君厚之，買寺之隙地，葺屋三間，因竹樹花卉而增藝云，清曠瀟灑，屏絕市囂。尊甫觀察儉堂先生自公之暇，樂與顧晴沙觀察、吳白華學使、沈澹園太守、朱畫莊大令暨諸名士，賦詩飲酒其中，文采風流，輝映曩哲，晴沙乃大書「升菴」二字以顏其楹。始厚之入宰南部，既調長寧宜賓，與予最相善。癸巳、甲午間，兩討金川，大吏檄厚之至行省，籌畫軍儲，遂挈其帑，居升菴之旁，以奉南陔之養焉。時儉堂先生備兵松茂，總理西北兩路軍務，旰夕靡遑。凡有機宜當面陳大吏者，輒單騎至成都，信宿升菴，往返無定。丙申金川平，觀察又奉命鞠果羅克掠青海牛馬事，厚之又奉大吏奏請留行省，鈎考軍需報銷，不得返宜賓官廨。是歲冬，擢雲南趙州牧，又不獲遽往。蓋自癸巳至今，凡六年，厚之恪勤王事，殫心竭力；自幸父子俱官於蜀，得以怡愉色養，且又不廢書史，每篝燈督令弟揚之、令子斗一，讀書論文。乃繪升菴夜課圖，題詠者甚夥。余惟升菴楊氏，氣節文章，古今不數數見。今厚之訪其遺蹟，繫以舊名，非尙論好古，何能至此耶。抑余觀厚之之克（森按：疑當作「先」）意承志，敦篤弗懈，討究詩書，精研篆隸，以紹其家聲，以啟其後嗣。雖所遇與楊氏不同，而其心則楊氏之心，其學則楊氏之學也，則後之懷厚之者，何必不如今日之懷楊氏也哉。歲丁酉，厚之索余序此圖未果。今余遠在三峽間，聞厚之鈎考事將畢，欲北上而適滇也，亟書此以寄之。乾隆戊戌嘉平立春日寅愚弟金壇段玉裁拜撰。（墨迹現藏天津查氏，茲從陳邦懷氏《一得集》迻錄）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 段氏四十五歲

〔補〕《文集》卷五〈書漢書楊雄傳後〉一篇撰於是年。按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三於「淮海惟楊州」條下錄此文（文字微有異同），其末云：「己亥年〈書漢書楊雄傳後〉如此，今人積非成是，故附錄於此。」（卷三，頁二十七）可證。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 段氏四十六歲

〔補〕正月，考定《毛詩·淇奥》「猗重較兮」，當本是「倚」字。二月，閱《文選》，〈西京賦〉：「戴翠帽，倚金較」，李善注引《毛詩》：「猗重較兮」，正作「倚」字，汲古閣初刻本不誤，而錢士謐校本乃於板上更為「猗」字，遂滅其據證矣。（《詩經小學》卷五，頁三）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 段氏四十七歲

〔補〕盧文弨、金榜以陳芳林《春秋內外傳考正》見示。讀之，服其精審，因錄副藏之。

按段氏〈陳芳林墓志〉云：「乾隆辛丑，余自巫山引疾歸，南陔多暇，補理舊業。（中略）盧、金二君爲余言蘇州陳君芳林，以所著《春秋內外傳考正》五十一卷相示，余讀之，駭然以驚，曰：『詳矣精矣，內、外傳乃有善本矣。』遂書其副藏於家。」（《文集》卷八，頁三十九）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 段氏四十九歲

〔補〕九月六日，讀《廣雅》，改訂《詩經小學》舊說一事。先是，段氏撰《詩經小學》，於《大雅·下武》「昭茲來許」，毛傳：「許，進也。」疑「許」字無「進」訓；而《後漢書·祭祀志》注引謝沈《書》載東平王蒼上言，引《詩》作「昭茲來御」，與〈六月〉篇毛傳「御，進也」之訓正同，因推斷《毛詩》此文當本作「御」，今作「許」者蓋聲之誤。後見惠氏《九經古義》，其說亦同。頃閱《廣雅》，已有「許，進也」一訓，正本此傳，乃知東平王引作「御」者，恐係三家詩，未可據以改《毛詩》也。（《詩經小學》卷二十三，頁十六）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 段氏五十一歲

〔補〕五月，閱蔡邕《獨斷》，改訂《詩經小學》舊說一事。

按《周官·隸僕》鄭注引《詩》云「寢廟繹繹」、《呂覽·季春紀》高注引作「寢廟奕奕」，段氏初以此爲《小雅·巧言》「奕奕寢廟」之異文。及見《獨斷》亦引「頌曰：寢廟奕奕」，據其稱曰「頌」，乃知鄭玄、高誘所引，當卽《魯頌·閟宮》「新廟奕奕」之異文。（《詩經小學》卷二十九，頁九）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 段氏五十二歲

《劉譜》：中秋前三日，盧抱經爲先生敘《說文解字讀》於鍾山書院。

〔補〕按段氏《說文解字注》，陳奐〈跋〉云：「先生自乾隆庚子去官後，注此書，先爲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抱經盧氏、雲椒沈氏曾爲之序。」盧序今附刻於《段注》卷末，《羅譜》云：「陳碩甫〈說文注跋〉言尙有沈雲椒初序，今書中無之，不知何故？」（頁十）丁氏《說文解字詁林》前編序跋類、黎氏《許學考》等，亦並闕載，知沈氏此序固已湮微久矣。今按：沈氏名初，雲椒其號，浙江平湖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嘗與阮元、邵晉涵、汪廷珍等校勘石經，著有《西清筆記》、《蘭韻堂文集》等。《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一、《清史列傳》卷二十八有傳。沈序今見本集卷二，其文不記撰作年月，今遂錄於此，以爲治《說文》及段氏學者考索之資。

少時留意小學書，見許叔重《說文》，惟徐氏分韻本，竊以爲未盡得古人著作之旨。後得趙宦光《長箋》讀之，益病其支離傳會；最後得徐鍇《繫傳》讀之，覺稍有原委，藉以窺見制字之本末終始，而許氏本來面目猶未失也。然欲考訂詳博，以正千百年傳襲譌漏之弊，則尙有待於來者。吾友段若膺明府，博學好古，既梓其所著《音韻表》以傳世矣，復得見其《說文解字讀》一書，訂其舛譌，別其同異，辨其是非，證以金石文字與周秦以下諸子百家之記載，條分而縷析之；於徐氏之說，精核而詳定之，誠爲叔重之功臣已。竊嘗論字書與韻書異，六書中，諧聲特字之一義耳；古人比音而合之，其文辭自然成韻。六經有韻之文甚多，本非有一定之韻以律之從之也，韻書之作非古矣。況今自《

唐韻》以上之書，不復可觀；所見者，《廣韻》以下，皆宋以後書，去古益遠，言人人殊，亦復何怪。若夫字則古人所制，千萬世遵而用之，雖自古文而篆而隸，屢變其體，然其沿革之故，不過日趨於便，而制字之理具在，六書之法，一一可考而知。況《說文》尙是篆體，漢之去周末遠也，叔重之書，後世之信而可從者莫是若矣。第爲後人竄改缺漏，則非得博聞卓識者爲之考核精審，以定厥宗，猶有遺憾焉。今得明府書出，助經文之詁訓，作後學之津梁，固非《玉篇》以下爲字書者所能窺測其涯涘者矣。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 段氏五十三歲

〔補〕本年，依張稷若《監本正誤》校訂《儀禮》。（參下乾隆五十八年條）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 段氏五十四歲

《劉譜》：冬，讀《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應，羣英影附」，定其爲用《今文尙書·大誥》「民儀」二字；並決《漢書·翟義傳》之「民獻儀九萬夫」，爲後人合今、古文並存之誤。著其說於《古文尙書撰異》十六。

〔正〕按此見於《撰異》卷十五（頁五），《劉譜》作「十六」者，誤。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 段氏五十七歲

〔補〕四月，撰《古文尙書撰異》〈雜詁〉、〈多士〉二篇畢，時客畢氏經訓堂也。（見葉景葵氏《卷盦書跋》頁七）

《劉譜》：五月，《古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成而爲之序，云：「始箸雍涪灘（盼遂按：此語有誤，「著雍」爲己，「涪灘」爲申，六甲中無己申；且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然則當作「橫艾攝提格」爲合），迄重光大淵獻臬月乃成。」蓋首尾已十年矣。

〔正〕按此說邳差。《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戊曰箸雍，在己曰屠維」，又「在申曰涪灘」。然則段序言「始箸雍涪灘」者，實在戊申歲，爲乾隆五十三年，下距辛亥五月此書之成，前後才三年許。劉氏以「著雍爲己」者，

蓋誤讀《爾雅》文耳。又按段氏此序本言：「乾隆四十七年，玉裁自巫山引疾歸。養親課子之暇，爲《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爲《古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始箸離渚灘，迄重光大淵獻臬月乃成。」蓋段氏四十七年旋里家居後，重理舊業，乃增訂寓蜀時所撰之《說文考證》，爲《說文解字讀》十四卷<sup>5</sup>；五十三年，復撰《古文尙書撰異》。而非如劉氏所言者，是書始撰於乾隆四十七年也。

另考《撰異》十三，有段氏五十五年七月識語云：

辛丑（四十六年）之四月，自四川引疾歸。途謁錢詹事於鍾山書院，詹事言〔〈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此可補入尊著《六書音均表》。（中略）玉裁時無以應也。家居數年，乃憶漢人所徵引《尙書》，見於《史記》、前、後《漢書》者，皆系伏生今文，以功令所重，博士所習也。而漢末、魏、吳，古文之學始盛。

（中略）憶詹事又言：「考證果到確處，便觸處無礙。如東原在都門分別《水經》與《酈注》，得其體例，渙然冰釋。」余聞其說，即閉門校此書，一一與合轍。今以玉裁分別今文、古文者告之詹事，當亦爲之大快也。（卷十三，頁十二）

按段氏寓蜀時，撰有《書經小學》（參本文乾隆四十年條下），其詳固不可得而知；然以段氏《詩經小學》度之，其書體例當近同，蓋亦詳於考正文字之是非，故名曰「小學」。今據此識語所言，知段氏於辭官歸里途中，嘗往晤錢大昕。有感於錢氏「得其體例」之說，乃閉門考校《尙書》，而創通分

5 按此《說文解字讀》，當即乾隆五十一年秋盧文弨及沈雲椒所爲撰序者，亦即今北京圖書館所藏段氏稿本《說文解字讀》十四卷之屬，其書以考校《說文》爲主，與同時所撰之《詩經小學》、《古文尙書撰異》性質近同。此本卷首冠有段氏親筆所寫盧、沈二序，今味二家序文，並無一語齒及段氏有將爲《說文》作注之意，知段氏此書本自單行。考乾隆五十七年段氏與趙味辛書，中有云：「日來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所云「《說文》舊稿」，當即指此而言（參下文五十七年條下）。至段氏此序所稱「爲《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及《說文注》所言：「始爲《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既乃櫟栝之成此注」（十五卷下，頁七），以余所考，此一五百四十卷之《說文解字讀》長編，實屬子虛，其間隱情，別詳拙作〈段玉裁說文解字讀考辨〉。

別今古文之義例，撰爲是書。段序自言此書「略於義說，文字是詳，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蓋卽就舊著《書經小學》，廣蒐補闕，更益以今古文經字之同異而成也。

〔補〕錢大昕來書，論《撰異》分別今古文之是非。

按錢氏《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與段若膺論尙書書〉云：「承示考定《尙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辨之，可謂聞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尙書》，皆系今文，必非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爲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臣民上書，亦得徵引。（中略）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己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春秋左氏》與《尙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歷〉、〈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此與段氏商討《史》、《漢》所引《尙書》，非必皆如《撰異》所定，盡屬今文也。今繫諸此，以並覽焉。

《劉譜》：七月，先生自金壇遊常州，携《古文尙書撰異》，屬臧在東爲之校讐，在東因爲參補若干條。劉端臨見之，謂先生曰：「錢少詹簽駁，多非此書之旨，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

〔補〕按《撰異·般庚上》「無弱孤有幼」條下，引臧庸說一條（卷六，頁十一），蓋卽臧氏所參補者。李慈銘《越縕堂日記》云：「夜閱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書訓詁紛綸，可謂經學之窟。惟必分析今文古文，鑿鑿言之，且謂漢魏以前，歐陽、夏侯《尙書》無今文之稱；孔安國所傳《尙書》，亦用今字；《說文》所載《尙書》古文，馬、鄭、王本皆無之，俱近於任臆而談，意過其通，反爲蔽也。臧拜經言錢竹汀氏有籤記頗多，惜不得見之。」

（光緒戊寅正月二十三日）余按：葉景葵氏《卷盦書跋》著錄段氏《撰異》原稿副本，其上錄有錢竹汀及臧氏簽注各條（頁六）。其本現藏上海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頁一一九），惜未有人爲錄出刊布耳。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 段氏五十八歲

〔補〕七月，閱臧琳《經義雜記》，改訂《詩經小學》舊校一事。先是，段氏據王伯厚《詩考》，推定《小雅·巷伯》之「哆兮侈兮」，古本當是上侈下哆。比閱臧書，亦言此文自唐時已誤倒，惟謂《詩考》所載崔靈恩《集注》爲作僞不可據（森按：見《經義雜記》卷二十二「侈兮哆兮」條）。因反覆推考，仍定從今本作「哆兮侈兮」爲正，而校改《毛傳》作「哆、侈，大貌」、「哆、侈之言是必有因也」。（《詩經小學》卷十九，頁十七）

《劉譜》：十月，避橫逆，移家居蘇州，得識黃蕘圃、顧千里。

〔補〕又因錢大昕而與周漪塘定交。陳仲魚時亦來蘇，見則各言所學，互相賞奇析疑。

按《周漪塘七十壽序》云：「余之僑居吳門也，因錢竹汀先生以定交於明經漪塘周子。乾隆、嘉慶以來，吳中之能聚書者，未有過於周子者也。（中略）自余於壬子居吳，借書以讀，所恃惟周子。周子以篤好聚物，自明季諸君，以及何氏、朱氏之善本，每儲侍焉。」（《文集》卷八，頁二十四）又《簡莊綴文敘》：「壬子、癸丑間，余始僑居蘇之閭門外。錢辛楣詹事主講紫陽書院，得時時過從討論。而仲魚十餘年間爲人作計，常往來揚、鎮、常、蘇數郡間；每歲亦必相見數回，見則各言所學，互相賞奇析疑」云。（《段集補編》上卷，頁十三）

《劉譜》：六月，委臧在東、顧子述增編《戴東原先生文集》爲十二卷，成而爲之序。

〔正〕八月，《戴東原集》刻成，爲勘誤，撰《札記》一卷，附刻其後，云：「刻板既成，不欲多剝損，故箋其後如此。得此書者，尙依此研朱校



改，以俟重刊。乾隆壬子八月。」《劉譜》繫此於明年，非。

〔正〕本年秋，始撰《說文解字注》。

按《段集補編》下卷〈與劉端臨第九書〉云：「弟近日於《說文》，知屬辭簡鍊之難；考核於素者，則固不誤者多也。（中略）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細味此札之語，當即段氏初撰《說文注》時所作，故言「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此札《劉譜》繫於乾隆五十九年，未確。今按此札下文有「東原師集已刻成，費而不佳，俟刷印後再奉送」之語；又言：「新刊《釋文》，繙閱有不愜之處，恨不得暇全校之。」考《戴東原集》刻成於本年秋；又所言「新刊《釋文》」一事，則指盧文弨抱經堂所刻者，其書序刻於五十六年九月，二事年月正相接。然則此札當作於五十七年秋甚明。據是，則此札首言：「次兒駉初意不欲其秋試，近日始拘於俗見，令其觀場，但恐科舉甚艱」云云，此自是壬子鄉試，是亦其一證也。劉氏以爲「甲寅恩科鄉試」（《段集補編》卷下，頁六），非是。綜上所考，則段氏之始撰《說文注》當在本年，要無可疑也。

另按《段集補編》下卷〈與趙味辛書〉云：「弟日來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東原師集刻雖成，而多未妥，容日再寄。」（頁二十一）此與〈與劉端臨第九書〉語意正同，當亦乾隆五十七年所作，惟時間則稍前於〈與劉端臨書〉耳。知者，此札云：「日來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所言之「《說文》舊稿」，當即今北京圖書館所藏十四卷本《說文解字讀》（參註五），以其原撰有成稿，故略事刪定即可付梓也。至〈與劉端臨書〉所言，則已別事更張，將爲《說文》作注矣，特其時篇首之示部仍未了，故義例尙未能定耳。今以二札相照，則段氏之立意注《說文》，似在五十七年夏秋間。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 段氏五十九歲

〔補〕四月，臧庸來書，與段氏商榷所校《爾雅》譌失若干事。見臧氏《拜經文集》卷二〈與段若膺明府論校爾雅書〉。

〔補〕七月，臨校何仲友（何義門弟，名煌）、惠定宇《公羊注疏》校本。按中央圖書館藏嘉慶己巳江沅過錄段氏臨校本《公羊注疏》，並錄段氏題記云：「癸丑六月二十八日，武進臧鏞堂校錄一部畢。時寓館於袁氏拜經樓，並錄何、惠、朱（森按：指惠氏門人朱邦衡）三人舊款識。所云宋本，即余仁仲本。此校或云余，或云宋官本，是宋鄂州學官書。朱、墨別異，實多混用。是年七月，段玉裁臨校。」

〔補〕秋，臨校何仲友、惠定宇《穀梁注疏》校本。按中央圖書館藏江沅過錄段氏臨何氏《穀梁注疏》校本，並錄段氏題款云：「秋初，臧鏞堂在東氏臨校何氏本于袁氏拜經樓。其惠氏所參閱者，別過錄之，不廁入此校本中。李抄單疏本尖圈，以別於元板。段玉裁臨校。」此未記年月，然據本年〈與劉端臨第六書〉云：「今年校得《儀禮》、《周禮》、《公羊》、《穀梁》二傳，亦何義門、惠松厓舊本。」（《段集補編》下卷，頁四）則在本年無疑。

〔補〕九月，重校《儀禮》，跋而識之。《段集補編》失收，今錄次：

丁未，依張稷若《監本正誤》校，癸丑九月又校。於經、注譌字，略得其八九矣。徧觀諸本，《集釋》最善，岳本次之。沈冠雲氏所謂嘉靖本者，即明刻岳本也。九月又書，段玉裁。（錄自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卷一，頁十一）

〔補〕十月，撰〈周禮漢讀考序〉。

按段氏漢讀例之說，始見於本年六月所撰〈經義雜記序〉（《文集》卷八），其後即本斯旨以撰《周禮漢讀考》。本年七月十四日，與劉端臨書云：「成《漢讀考》三、四葉，擬秋間完功此書爲善」；又九月，與劉氏書云：「《周禮漢讀考》亦已到〈秋官〉大半」；明年春，又與劉氏書云：「《周禮漢讀考》已繕成書，目下《儀禮》已動手。」據此，可見段氏撰寫此書進展之

速也。

〔補〕十二月初三日，跋葉林宗鈔本《經典釋文》。此文《文集》不載，《段集補編》亦失收，今錄次：

《經典釋文》，明季葉林宗屬謝行甫影寫此一部。至康熙時，崑山徐氏梓入通志堂；乾隆初，此本歸蘇城朱君文游，近歲又歸周君漪塘。方在朱君所時，盧抱經學士曾借校重雕，今現行抱經堂本是也。寫本一依宋刻，不無誤字。徐氏校讐付梓，不爲無功；而每改正從俗，是非倒置。盧刻更正之，作《考證》附後，可謂善矣。而去取猶有未當者，或校時忽易失檢，如《周禮·大司樂》「三宥」，宋余仁仲本同，徐刻誤改「侑」，盧從「侑」；《儀禮·少牢》「袂音決」，岳珂本同，徐刻改「袂」作「袂」，盧從「袂」，皆是也。有已經校出，猶豫未更者，如《尚書·無逸》「諺，五旦反」，可以證開寶之前「諺」作「嘒」，與《論語·先進》「嘒」字音義同，而仍從徐刻作「魚變反」。〈考工記〉「髻狠，苦很反」，「狠」字最古，而仍從徐刻作「璽」，皆是也。與今本不同之處，往往與唐石經、《集韻》、《羣經音辨》、宋監本、余仁仲本、岳珂本、張淳《儀禮識誤》、王伯厚《玉海》等書相合，似違而善，不可枚數。天下僅有此本，苟此本湮沒之後，治經者於何取證？因從周君漪塘假來，屬吾友臧在東爲詳校一本，一無滲漏。異時刻經注者，每部附刻此《音義》於後，是爲幸也。周君名錫瓚，淹雅好學而多藏書，又不吝荊州之借。余僑居於下津橋，以君居爲春明坊也。乾隆癸丑十二月初三日，茂堂段玉裁書。（據本書逐錄）

《劉譜》：先生取母氏故物梳頭几一，供書室中，思慕不置，因作〈先妣梳几銘〉一首，有序。

〔正〕按〈先妣梳几銘序〉曰：「甲寅徙居蘇之枝園，取几供書室中，思慕不置，因作銘以遺子孫」云云（《文集》卷九，頁十九），是此文當撰於五

十九年甚明。此條應移於明年。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 段氏六十歲

〔補〕四月立夏日，過錄惠定宇校宋本《禮記正義》。聞周漪塘言：惠氏所據校之北宋本，今在曲阜孔繼涵家。（據中央圖書館藏江沅過段氏臨校本）

〔補〕六月，撰〈汲古閣影宋鈔本集韻跋〉。

按段跋墨迹現存寧波天一閣（見謝國楨氏《江浙訪書記》頁二二一）。臺北中央圖書館藏陳奐鈔汲古閣影宋鈔本《集韻》並《校勘記》，亦錄有段氏此跋，其文稍詳。此跋《文集》不載，《段集補編》亦未收，今據陳氏鈔本遂錄：

凡汲古閣所鈔書散在人間者，無不精善，此書尤精乎精者也。書成於宋仁宗寶元二年，故太祖、太宗、真宗及太祖以上諱，及其所謂聖祖諱皆缺筆。「禎」字下云：「知盈切。上所稱，《說文》：祥也。」「上所稱」者，猶言今上之名也，故空一格；不言諱者，嫌於名終則諱也。「禎」不缺筆，蓋影寫失之。或云：「禎」字本空白不書，但注云：「知盈切。上所稱」，以別於他諱也。自英宗以後諱皆不缺筆，則知此所影者，的爲仁宗時本無疑。但其版心每葉皆云「某人重刊」、「某人重開」、「某人重刁」，則亦非最初板矣。丁度等此書兼綜條貫，凡經史子集、小學方言，采擷殆徧。雖或稍有紕繆，然以是資博覽而通古音，其用最大。自明時已無刊本，亭林以不得見爲憾。康熙丙戌，棟亭曹氏乃刻之。今年居蘇州朝山墩，從周君漪塘許借此本，校曹氏舛錯，每當佳處，似倩麻姑癢處爬也。凡曹缺處，此本皆完善；而曹所據本，與此本時有不同。上聲十四賄，此本以「梁、益謂履曰屨」六字綴於「隄」字注，曹本則無此六字，而空白二寸弱。蓋最初版當大書「屨」字，注云：「梁、益謂履曰屨」，正在曹本空白處耳。余復以己見正二本之誤，他日有重刊此書者，可以假道。「汲古閣」、「子晉」、「斧季」印章重重，當時寶愛亦云至矣；百數十年而周君珍藏，可謂傳之其

人。周君學問淹雅，又復能作荊州之借，流布善本於天地間，以視世之肩鑄宋槧不肯借讀者，其度量相去何如也。乾隆五十有九年歲次甲寅六月十四日，金壇段玉裁跋。

《劉譜》：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七書、第八書。（中略）秋七月，作第八書，略云：「次兒瞿初意不欲其秋試，近日始拘於俗見，令其觀場」云云。

〔正〕按《劉譜》所引之第八書，實係《段集補編》第九書，當撰於五十七年（辨已詳上）。而《劉譜》此因誤脫第八書，致以下《譜》中所引段氏〈與劉端臨書〉並遞誤少計一通，與《段集補編》不讐。明年，《劉譜》云：「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書」，當是第十至第十三書。下倣此，不一一出之。

〔補〕本年王念孫有與劉端臨書，中有云：「來札云若膺居蘇州甚安適，可以肆力於古，甚為欣慰。其所著《尚書撰異》，王青浦携來京邸。其中精確者至多，惜今世無賞識者，曲高和寡，自古歎之矣。」（原札載《劉氏清芬外集》，今從劉文興氏《劉端臨先生年譜》逐錄。）

〔補〕阮元至蘇，遣人備輿來迎段氏晤敘。

按潘承厚氏《明清藏書家尺牘》第二冊，收有阮元致段氏書一通，據書中有「知僑寓蘇門，兼有足疾」之語，本年八月，段氏跌傷右足，經久乃癒，此札疑作於是年。今錄次，以備考索。

睽違雅教，時切馳思。近念興居安吉，著述日新，定如私頌也。頃過丹徒，晤端臨同年，知僑寓蘇門，兼有足疾，未知近日曾全愈否。弟於今日至蘇，約有半日耽擱，急欲一見，略罄渴懷。又訪得尊居距城頗遠，本當親詣高齋，奈皇華期迫，不能久延。謹令縣中人備輿奉迓，至弟舟一談。大著《說文讀》及諸《漢讀》、《詩、書小學》稿本，務必携來，藉可略飲江海之一勺，萬勿吝教。此時閉戶著書，想無酬應。武林

距蘇甚近，或即與弟同舟至彼，下榻謹言。留彼久暫，亦聽吾兄之便。弟署中尚有一二志學之士，尚不寂寞。（如惠然肯來，書卷行李即爲裝束一舟，同弟行也。）今附上弟近刻數篇，又碑刻一種，乞加指摘，餘俟面罄。年愚弟阮元頓首。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 段氏六十一歲

〔補〕五月十二日，鈕樹玉來訪。

按鈕氏《非石日記鈔》：「候段懋堂先生。云『瞻彼洛矣』之『洛』，毛公不作『雒』解；《左傳》『太伯不從』之『從』，當作『順』解；『實始翦商』之『翦』，毛公作『齊』解。論甚精確。」

〔補〕姚姬傳來書，託劉端臨轉致。

按陳援庵先生藏姚氏致劉端臨書原墨一通，中有云：「段公已移家至京口未？弟有一書寄之。如其未至，便煩爲寄丹陽也。」（從劉文興氏《劉端臨先生年譜》轉引。）原札不記年月，惟首有「在省接待恩惠」之語，據劉文興氏所考，本年秋，劉端臨曾至江寧，與姚氏把晤，故知在是年。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 段氏六十三歲

《劉譜》：七月十五日，與袁又愷用周漪塘所出《說文》二宋刊本、二鈔宋本、一宋刊《五音均譜》、一汲古閣初印本，校毛氏五次改本，成《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又爲之序。

〔補〕按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前編序跋類載段氏〈毛刊宋本說文跋〉一首，《文集》不載，《段集補編》亦闕收，今遂錄之：

《說文》始一終亥之本，亭林未見，毛子晉始得宋本校刊。入本朝，板歸祁門馬氏之在揚州者。近年歸蘇之書賈錢景開，當小學盛行之時，多印廣售，士林稱幸矣。獨毛本之病，在子晉之子斧季妄改剗版，致多誤處，則人未之知也。斧季孜孜好學，此書精益求精，筆畫小譌，無不剗改，固其善處。然至順治癸巳，校至第五次，先以朱筆校改，復以藍筆圈之。凡有藍圈者，今版皆已換字，與初印本不合；而所換之字，往往

劣於初印本。初印本往往與宋槧本、《五音韻譜》等本相同，勝於今版。雍正乙巳，何小山煌又以朱筆糾正，而譏之：「勸君慎下雌黃筆，幸勿刊成項脊鄉」，是其一條也。今初學但知得汲古本爲善，豈知汲古刊刻有功而剋改有罪哉！向時王光祿跋顧抱冲所藏初印本，云：「汲古延一學究，校改至第八卷，已下學究倦而中輟，故已下無異同。」此光祿聽錢景開臆說，又八卷後未細勘也。此本斧季、小山之親筆具在，非他學究所爲；又八卷已下，與今版齟齬尙甚多。嘉慶丁巳，周君漪塘以借閱，宿疑多爲之頓釋。別作摘謬數紙，將以贈今之讀《說文》者。六月二十四日跋於下津橋之枝園。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 段氏六十四歲

〔補〕正月，撰〈惠氏大學說序〉。此文《文集》未收，《段集補編》亦闕，今錄次：

半農先生以經學世其家，自王父樸庵先生有聲、父研溪先生周惕，以及哲嗣松厓先生棟，皆沈潛博物。於經皆遠紹兩漢大儒師師相傳之緒，凡故訓舊章蘊蘊歲久者，咸抉剔張皇之，持贈後學。若研溪之《詩說》，半農之《禮說》、《易說》、《春秋說》，松厓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九經古義》、《古文尙書考》，皆有刊本，學者奉爲圭臬，可謂盛矣。《禮說》最爲典雅，而版已久亡，彭君純甫乃重梓，以惠士林。吾友周君漪塘（錫瓚）家藏半農《大學說》，素無刻本，漪塘曰：「《大學》本《小戴》之一篇，宜附《禮說》之後。」純甫乃併梓之。愚竊觀此《說》，論親民不讀新民、格物不外本末終始先後，卽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後左右，不當別補「格致」章，確不可易。其他精言碩論，根極理要，鍼砭末俗，有功世道人心不小，不徒稽古類典已也。嘉慶三年正月，金壇後學段玉裁識。（錄自蘭陔書屋刊本卷首）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段氏六十五歲

〔補〕四月，有與嚴元照書二函。

《段集補編》收有段氏〈與嚴九能書〉二通。其一通末記「四月初六日」，

無撰年。今按此書有云：「弟自正月杪赴金壇，至四月初乃歸。（中略）再披二冊觀之，觸目琳瑯，美不勝收，爲之狂喜。惜弟祖塋訟事未終，而賤內又病臥，以致家務勢如亂絲，不能專心細讀，然又不忍捨也，故遵盛意留此，以俟卒業。」（卷下，頁二十一）考本年段氏〈與劉端臨第十八書〉亦云：「弟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復到金壇。（中略）弟既抱病而多事，內人主持柴米之務者也，亦復病癢，不能理事。」（卷下，頁十一）二札所言之家務事悉合，知此〈與嚴氏書一〉，當作於是年。又，〈與嚴氏書二〉云：「初歸時，曾泐一札，意欲留尊著細讀；而家冗紛紛，又兼先塋事未了，須至金壇完結。恐稽延多日，而又無暇從容展玩也，輒仍送高橋貴友處奉還。」末記「四月十六」，知此正承前一札而作。

〔補〕七月，有與劉端臨書。

按日本東京上野博物館藏有段氏致劉端臨書原墨十通，其中八函已見於《段集補編》<sup>6</sup>，餘二函則向未刊布。其一書云：

端臨大兄先生執事：前者袁員外歸潤，以新刻《鐘鼎款識》及《勝朝諸臣殉節錄》二書奉寄，想已察收。初十日，賓客雲集之間，忽接華翰，知關注家嚴壽辰，專使贈以名聯並帽緯京韉，無任感激。札中稱老人之康健，信乎有之，並及弟之拙劣，不勝抱愧。奉家嚴之命，謂壽聯褒獎過甚，敬領以爲光華；緯韉二事，不敢收受。弟亦以聯語之美，當什襲而藏，其餘厚貺，敬謹璧謝。四、五月間，歸射陽侍奉數十日，敬企老伯、伯母大人起居萬安。三哥喜音疊疊，高年色笑，分外怡愉，此真人間少有之樂事。福壽雙全，德門星聚，固非舍下所能企及也。令弟分工部營繕，舍孫婿附驥，分吏部文選，知關錦注，故以奉聞。懷祖大兄賜聯已敬收，當另作書奉謝。札中稱其正月初八日上平定賊匪事宜六條，

6 按即《段集補編》所收之第三、十、十一、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九、三十一等八書，惟《補編》錄自《劉氏清芬外集》者原略有裁省耳（阿辻氏以爲《補編》脫文，未確），參阿辻哲次氏〈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段茂堂尺牘札記〉。



平明疏入，食時首輔下獄。坐間潘榕皋奕雋亦能言之，誠哉我輩不宜譏議亢宗矣。但札中云此時已抵京，不知巡漕何以需抵京也？蘇州近事，縣令、首禍者恐難瓦全。便中作五研樓詩寄下爲屬，程易田詩已寄至矣。《周禮漢讀考》版片已來，日內可以刷印呈政。竹汀先生題跋一種附上。家嚴命筆諸安道謝，弟敬候暑安，並鳴謝悃，不旣。玉裁再拜。

向時喬氏所藏明人文集，彼時在尊署見之，頗慨不買此等書，想皆在不讀書之家，仍可以購得之否。又拜。宋版《史記》，曾否一見？（據阿辻氏〈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段茂堂尺牘札記〉逐錄）

此書不記年月，今考之，知爲嘉慶四年所作。按：是年七月十日爲段父得莘公九十壽辰，此書「初十日，賓客雲集之間，忽接華翰，知關注家嚴壽辰，專使贈以名聯」云云，及「懷祖大兄賜聯已敬收」之語，並即指此。又劉端臨三弟臺斗是年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見劉文興氏《劉端臨先生年譜》），而此書云「令弟分工部營繕」，二者正合。又劉氏《高郵王氏父子年譜》記王念孫「正月，密疏劾大學士和珅黷貨攬權。清仁宗覽奏稱善，即日下旨正法和珅。當時歎然稱之爲朝陽鳴鳳，今《文集》第一篇〈敬陳勦賊事宜摺〉是也。」（頁十八）亦與此書「札中稱其正月初八日上平定賊匪事宜六條」者合。又《劉譜》本年條記：「是年，先生與劉端臨書，屢提蘇州諸生梟革之獄」，而此札亦有「蘇州近事，縣令、首禍者恐難瓦全」之語。合此數事觀之，則此札當撰於本年無疑。

《劉譜》：十二月，臧在東以先生《詩經小學》節錄本付刻於廣東南海縣，而爲之序，云：「段君所著《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考》，皆不自付梓；有代爲開雕者又不果。而此編出鋪堂手錄，念十年知己之德，遂典裘以畀剞劂氏。」按臧刻本卽今之《皇清經解》四卷本，其全書爲三十卷，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毛詩序目》以及《說文》第十五注，今不可復見矣。

〔正〕按臧庸〈刻詩經小學錄序〉，《拜經文集》卷二題「己未季冬」，而本書載此序，則署曰丁巳季冬，二者不一。

又按：段氏《詩經小學》三十卷本，今有道光乙酉抱經堂刊本行世，劉氏未之見耳。

《劉譜》：去年，門人錢唐王國章爲先生刻《周禮漢讀考》成。至是復閱，又得誤處二事。八月，作〈書周禮漢讀考後〉。

〔補〕按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有〈書金壇段氏漢讀考〉一篇，略云：「蓋當東漢時，師承既非一家，傳寫亦非一本，其間豈無摭拄須整比者，是以鄭君注釋時，間或有所訂正，實亦出於不得已也。今金壇段氏乃爲之發例，一曰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不知鄭君昔時果森然起例若斯歟？抑鄭未有例而段氏代爲舉例歟？以愚淺見，竊嘗爲鄭君諸經之注計之，蓋當有三例焉，一曰實有所承受於某經師，改某字爲某也；二曰實有親見某本之證據，改某字爲某也；三曰以己意揆字，改某爲某也。如是分條以授後學，則得以知所別擇矣。（中略）今段君既苦爲分明，而於其所謂三例者，就中又時有齟齬，則又爲之說曰「『讀爲』疑作『讀如』」、「讀若』疑作『當爲』」。昔鄭君禮堂寫經，自謂整百家之不齊，孰意千載下又有整鄭君之不齊者。」（卷十六，頁十、十一）蓋不以段氏《漢讀考》三例爲然也。其文不記年月，今類次於此。

嘉慶五年庚申（一八〇〇） 段氏六十六歲

《劉譜》：三月，爲黃堯圃作〈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自署長塘湖居士（《經均樓集》八）。邵氏《四庫目錄標注》：《國語》黃丕烈本外，又有「國朝段玉裁校刊本」一條，然則先生別有自刊本歟。

〔正〕按此說邵差。邵書所云「校刊本」者，卽校勘本也，言段氏復有校本耳，非黃本之外，更有一刊本也。蓋邵書之例，除標記刊本外，兼亦錄記名家校本之傳於世者。臧庸〈刻詩經小學錄序〉言段氏於所著書皆不自付梓，焉有餘力刊刻他書？更況其校本之勝義，顧千里代黃堯圃撰《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固已多引之矣。

〔補〕十月，讀王氏《廣雅疏證》，見〈釋言〉「儀，賢也」條，王伯申之說與《撰異》〈堯典〉及〈大誥〉說正同。自識云：蓋理惟其精，則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有如此者。（《古文尚書撰異》卷二，頁二十八）

《劉譜》：有〈與趙味辛書〉，略云：「弟日來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東原師集刻雖成而多未妥，容日再寄。肅候近安，不一。味辛大兄先生座右，愚弟段玉裁頓首。」（吳思亭輯《昭代名人尺牘》二十三卷）按《戴集》刻成在嘉慶四、五年間。

〔正〕按《戴東原集》實刻成於乾隆五十七年夏，劉說未核。此札與〈與劉端臨第九書〉言「東原師集已刻成，費而不佳，俟刷印後再奉送」，語意正同，當亦乾隆五十七年所撰，辨已詳上。

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 段氏六十七歲

《劉譜》：是年有〈與劉端臨第二十六書〉，略云：「弟賤體春病如故，栗栗危懼，望有以教之。《說文注》恐難成，意欲請王伯申終其事，未識能允許否。吉拜、凶拜，弟說固恐未安。春浦事實，弟不記識，吾兄應爲作小傳，附刻《爾雅》後。」

〔正〕按此所引者，即《段集補編》之與劉氏第二十七書。其二十八、二十九二書，當亦作於是年。《劉譜》繫於七年，未確。今分辨之如下：

按〈與劉氏第二十八書〉云：「弟所爲《釋拜》，煞費研摩。足下當舉其何處最合，何處非是，寄示爲感。」劉氏於《段集補編》此札後，附考云：

「先生〈跋釋拜〉云：『辛酉、壬戌之間作《釋拜》』，則此書於《釋拜》寫定之後。」（卷下，頁十六）故《劉譜》繫之於明年。今按：劉說可商。此札「足下當舉其何處最合，何處非是」云云，此未足爲《釋拜》既已寫定之驗也；第二十七書，段氏亦言「吉拜、凶拜，弟說固恐未安」，知段氏此文先前固已撰成，特久久未能寫定耳，此自承第二十七書無疑。今考此札有云：「日前聞金五先生道山之信」，按金榜卒於嘉慶六年六月十一日（見《碑傳集》卷五十，吳定〈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誌〉），是此札作於本年之確

證也。《劉譜》定在七年，誤。

又第二十九書云：「前奉托檢出竹汀書，內有弟手記劉熙履歷。近日哀痛，稍暇可能一檢？」《段集補編》劉氏於此札後，附考云：「按嘉慶七年十月初三日，端臨繼母鍾氏卒，此云『哀痛稍節』（森按：「節」當作「暇」，「稍暇」二字屬下讀），謂此也。」（卷下，頁十六）《劉譜》因繫諸七年，劉文興氏《劉端臨年譜》從之。今按：劉氏所考，不確。據此札下文云：「雖阮公盛意，而辭下數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自顧精力萬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兩君而辭之。」即指段氏推薦顧、徐二君，與修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也。考楊文蓀〈思適齋集序〉云：「嘉慶辛酉，儀徵相國撫浙，延元和顧君澗蘋及武進臧君拜經、錢唐何君夢華，同輯《十三經校勘記》，寓武林之紫陽別墅，余始與顧君訂交。」（見本書卷首）則顧氏應阮元之聘，分纂《校勘記》當在嘉慶六年。又阮元《寧經室四集》卷五，有〈辛酉臘月朔入山祈雪，即日得雪。出山過詒經精舍，訪顧千里、臧在東，用去年得雪韻〉詩一首，是嘉慶六年冬，顧氏已在詒經精舍，更無可疑。顧氏之與修《校勘記》，既為段氏所薦，而六年冬顧千里已在詒經精舍，則此札斷無反撰於七年之理。據此札段氏自言：「今年一年，為他人作嫁衣裳（森按：《段集補編》無此七字，據阿辻氏校上野博物館所藏段札原墨補），《說文》僅成三頁。（中略）蓋春、夏、秋三季多不適，而春病尤甚」云云，則此當作於六年冬（按：原墨末署「冬月二十六」）。考劉端臨父世謨卒於六年二月初一，十二月從窀穸事（據《劉端臨年譜》），段札之「近日哀痛」，或指此歟？要之，此札撰於嘉慶六年冬，應無疑義。

〔補〕〈與劉氏第二十九書〉末云：「目下閱〈喪服篇〉，偶有所見。易田不無悞處，今呈一篇。」按《文集》卷二、卷三，有考證喪服之義及辨程易田《喪服足徵記》者數篇，蓋此前後所撰也。

〔補〕阮元延主杭州數文書院，辭之。

按〈與劉端臨第二十九書〉有云：「雖阮公盛意，而辭下敷文」，段氏原墨如此。劉盼遂氏《段集補編》改「下」字作「不」，阿辻氏〈札記〉亦以「不」字爲是，蓋皆不知此之「敷文」爲書院名耳。按《杭州府志》十六，敷文書院在仁和縣萬松嶺上，舊名萬松書院，明宏治十一年參政周木因故報恩寺址建。康熙十年，巡撫范承謨重建，改爲太和書院；康熙五十五年，巡撫徐元夢重修之，御書「浙水敷文」扁額，遂名敷文。今據此札之語，知阮元曾延主敷文書院而未就也。

〔補〕薦宋翔鳳與修《校勘記》，惟以學問門徑不同而未果。

按宋翔鳳《樸學齋文錄》有〈答段大令若膺書〉一通，尋繹其意，蓋段氏嘗薦之於阮元而未見用。其書略云：「中丞於某未嘗見知，辱荷見推。（中略）然中丞之所爲，非翔鳳所願望。蓋旨莫正於六經，說莫詳於前疏。冲遠所述，猶存漢晉之遺學；叔明之疏，徒爲唐人之剿說。至經分十三，亦非古制，如準經之體，則《二戴》同爲禮類；按子之例，則《孟子》別入儒家。邵武僞書，奚容校勘。揆之鄙臆，《易》、《詩》、《三禮》以及《三傳》，宜兼賈、孔、徐、楊之《疏》；《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祇列漢、魏、晉、唐之注，則業不徒勞，學皆準古。今旣不然，其弊一也。（本注：《孝經疏》尙存元行冲之舊，亦可存也。）且君子之傳，詞繁者深其悞，誼顯者略其說。存其本根，則刪其枝葉，而後功倍於前人，事益於來學。觀諸《正義》，複詞重言；秦延說《書》，見譏前哲。章句爲小，字畫益微，如「天」脫爲「大」、「人」別作「八」，其誤大顯，奚俟引申。而編纂諸生，概加標識。儻采芻蕘，舉其總要，剗剗旣省，卷帙易臧。旣不能行，其弊二也。夫古文多假藉之字，故文省於小篆；經典盛通行之體，則例別於汝南。所以偏旁隨形，點畫任便，要能不謬於文理，亦可無俟乎正定。乃於飢饉之殊義、亨享之別說，一卷之中，多詳此辨。旣不明乎假藉，復何益乎通經？其弊三也。」（卷一，頁八）此書不記年月，今以本年段氏嘗舉薦顧千里、徐養原與修《校勘記》事推之，暫繫於此。

嘉慶七年壬戌（一八〇二） 段氏六十八歲

《劉譜》：是年秋日，跋陳芳林藏蜀石經《左傳》昭公二年殘本云：「冶泉著有《內外傳考證》，爲士林所重。嘉慶辛酉秋捐館後，始從長君啟宗索觀石經數百字，不勝人琴之感。」

〔補〕又假得陳芳林校宋本《左傳正義》（森按：即越刊八行本《左傳注疏》），命長孫美中細意臨校一本。（參明年條下段氏跋文）

〔正〕本年有與劉氏第三十、三十一書。

按此二札皆言端臨薦段氏四弟鶴臺經館事，及論姚鼐《九經說》。劉氏《段集補編》於此二札後，附考云：「據作劉又徐〈爾雅序〉之說，定在七年以後。」（下卷，頁十七）《劉譜》因繫此二書於八年。今審第三十一書云：「前云作劉亡友〈爾雅序〉，此事亦在心而筆下（《段集補編》奪此字，據阿辻氏〈札記〉補）未答」，是其序實未果撰也。此自承第二十八書：「又徐大兄《爾雅古注》存弟處，未能有所發明。近日乃爲之序，欲述其官事與其後人，皆不甚悉。意大兄可以爲其墓誌，詳悉書之，能使同志刊刻《爾雅》爲善。」較然易知。又第二十八書云：「《詩經·毛傳》弟年來有所增益，可以成書。」第三十一書云：「《詩經》暇當料理」，意亦相接。劉氏因誤定第二十八書於七年，故遂繫此於八年。今推尋其意，此二札當定在七年初。

嘉慶八年癸亥（一八〇三） 段氏六十九歲

〔補〕五月，有〈臨陳芳林校宋本左傳正義跋〉一首。《段集補編》失收，今錄次：

此宋淳化庚寅官本，慶元庚申摹刻者也。凡宋本佳處，此本盡有。凡今日所存宋本，未有能善於此者也。爲滋蘭堂朱丈文游物，陳君芳林於乾隆戊子借校一部。陳君既沒，嘉慶壬戌，予借諸令嗣，命長孫美中細意臨校，次子駮倅而終之。吾父有《左傳》之癖，此本當同吾父手寫本，子孫永遠寶愛。文游名矣，藏書最精，今皆散。《左傳》今在歙金修撰

輔之家。芳林著《春秋內外傳考證》、《宋庠補音考證》，東原師甚重之。癸亥五月，段玉裁記。（錄自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頁二）

《劉譜》：是年六月十四日，先生父卒於蘇州，得年九十四。返葬於金壇縣治西之大壩頭。

〔補〕按蔣氏《傳書堂藏善本書錄》著錄嚴九能《雲煙過眼錄》校鈔本，有嚴氏嘉慶八年七月二十日識語，言「晚間接到段封翁之訃，金壇段懋堂先生之尊人也。封翁及見玄孫，壽九十四；懋堂年已七十矣，真人世奇福。予去冬訪懋堂於其家，曾見封翁揖讓俯仰，絕無老態」云。（第七冊，頁三十一）

《劉譜》：冬至日，作〈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盼遂按：〈序〉中云：「錢塘嚴生杰博聞強識，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並陳氏《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令其精詳摭摭。觀其所聚，而於是非難定者，則予以暇日折其衷焉。」詳此文義，與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左傳題辭》全同，則此篇殆為代阮伯元捉刀而作。然則由此亦可見阮氏《左傳校勘記》為出於先生手矣。

〔正〕按劉氏謂阮元〈左傳注疏校勘記序〉為段氏代擬，其說固是；然據此遽謂《左傳校勘記》為出於段氏之手，則殊非事實。蓋阮氏之修《校勘記》，各經原委有專人，另延段氏為之審定耳（詳明年條下）。〈左傳校勘記序〉雖段氏所擬，然〈序〉中固已明言此《記》由嚴杰分纂；乃劉氏必言出於段氏之手，不免強為譜主增美矣。

嘉慶九年甲子（一八〇四） 段氏七十歲

〔補〕三月，有與陳壽祺書。此札《段集補編》闕收，今錄次：

玉裁頓首恭甫先生閣下：自壬戌年得奉教益，直至於今，每深馳想。先生人品、經術，皆不作第二流人。聖心簡在，慰天下重望。弟已老甚，所仰霖雨蒼生也。比來大著能見示一二否？臧西成入都，因便布請福安。西成言學，其推尊者惟先生，雅有水乳之契，相晤之樂可知也。伏

惟雅鑒，不一一。玉裁頓首。（見陳氏《左海經辨》卷首，下記「甲子三月」；《左海文集》卷四亦載之，惟不記年月。《羅譜》遂言此札年月不可考，蓋失檢耳。）

《劉譜》：是年作〈跋黃堯圃蜀石經毛詩殘本〉，末云：「余爲阮梁伯定《十三經校勘記》」云云，是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或出先生手定。觀於《文集》第一篇〈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及《文集》四卷〈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此中消息，可窺一斑。又《文集》五〈與孫淵如書〉云：「昔年愚爲阮梁伯修《十三經校勘記》」；本年夏，先生與王石臞書，有云：「惟恨前此三年，爲人作嫁衣裳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嘉慶七年冬，與劉端臨書云：「故雖阮公盛意，而辭不（森按：當作「下」）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自願（森按：當作「願」）精力萬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兩君而辭之。」綜以上數事觀之，則《校勘記》之出自先生，殆可爲定論歟。

〔正〕按段氏嘗與修《校勘記》事，阮氏並未有明文言之。惟據《劉譜》上引段氏諸文，又黃丕烈〈宋嚴州本儀禮經注精校重雕緣起〉亦言：「經注之譌闕，出於嚴本、張校之外者，尙不可枚數，段若膺先生定《校勘記》，既臚陳之」云云，則段氏嘗爲阮元審定《校勘記》，應無疑義。惟《劉譜》一則言《校勘記》出自段氏；再則云：

由《集》中〈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春秋左傳校勘目錄〉，及與劉端臨、王石臞兩公書觀之，可知阮氏書成於先生之手。（《劉譜》頁五十三，段氏〈著述考略〉「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條下）

然「成於段氏之手」或「出自段氏」，與「爲之審定」究非一事，劉氏於此，語殊含混。乃近時學者或因劉氏此說，遂以《校勘記》爲段氏所著，則未免向聲悖實矣。按范希曾《書目問答補正》云：「阮氏《校勘記》，實以盧文弨所校十三經注疏爲藍本。盧校尤完備，未刊，舊藏阮氏。」此說蓋本諸蕭穆，《敬孚類稿》卷八〈記方植之先生臨盧抱經手校十三經注疏〉，嘗錄方東樹識語云：



抱經先生手校十三經注疏本，後入衍聖公府，又轉入揚州阮氏文選樓。阮作《校勘記》，以此爲本。道光四年，樹館（阮元）廣東督署，傳校一過。（卷八，頁十一）

據此，則《校勘記》實以盧校爲本。再者，由於《校勘記》卷帙浩繁，初非一手能立盡。其分纂諸人，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上「南昌學刻十三經注疏」條嘗記之：

《易》、《穀梁》、《孟子》則屬之元和李銳；《書》、《儀禮》則屬之德清徐養原；《詩》則屬之元和顧廣圻；《周禮》、《公羊》、《爾雅》則屬之武進臧庸；《禮記》則屬之臨海洪震煊；《春秋左傳》、《孝經》則屬之錢塘嚴杰；《論語》則屬之仁和孫同元。（卷上，頁八。另參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據是，知阮氏之纂《校勘記》，各經原委有專人，其書初名「考證」<sup>7</sup>。今考段氏〈與劉端臨第二十九書〉云：「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自顧精力萬萬不能」，則《注疏考證》非段氏所撰審矣。蓋阮元門下諸君纂錄《校勘記》初稿既成，委由段氏代爲審定耳。抑上引蕭穆《類稿》所錄方東樹識語，其一條云：

段氏每盜惠氏之說，阮氏卽載之，何也？蓋阮爲此《記》成，就正於段，故段多入己說，以掩前人而取名耳。又所改原文多不順適，真小人哉！（卷八，頁十）

所云「每盜惠氏之說」，蓋謂掩用惠棟舊校，卽〈與劉端臨第六書〉所云「今年校得《儀禮》、《周禮》、《公羊》、《穀梁》二傳，亦何義門、惠松崖舊本」，是也。關於《校勘記》與惠校之關係，余別有考。要之，據方氏「阮爲此《記》成，就正於段」之語，及上引段氏「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之明文，可知段氏不過於《校勘記》初稿成後，代爲審定是非耳。以

7 按顧千里〈儀禮要義跋〉：「中丞阮公將爲十三經作《考證》一書」；又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於《爾雅疏》題識云：「五硯樓本，曾屬常州臧在東校出，今雖已錄其佳者入浙撫所刻《十三經考證》中」云云，並卽指《校勘記》而言。

余所考，今《校勘記》校文下，間有加「○」，別加按語者（或出段名或否），即段氏審閱時所加筆也<sup>8</sup>。《劉譜》遽謂《校勘記》成於段氏之手，未免言過其實矣。

〔正〕《段集補編》下卷〈與王懷祖第四書〉當撰於本年。

按此札有云：「年祇七十，而老耄過於八、九十者」，本年段氏年正七十。又云：「鄙著《說文注》已竣，蒙阮公刻成一卷，一以為唱，用呈請政，并希（森按：《補編》脫此字）量力攸助，庶乎集腋成裘。」段氏〈與王懷祖第二書〉亦云：「拙著《說文》，阮公為刻一卷，曾由邗江寄呈，未知已達否？」二札意正相承，第四札言寄書請政，而第二札詢問其書「未知已達否」，可知第四札當作於第二札之前，劉氏失考亂其次第耳。第二札有「前月乍聞尊嫂夫人仙逝之信」、「竹汀已仙逝，十月事也」之語，可決為九年所作，從而第四札亦當作於九年無疑。《劉譜》繫之於十一年，非是。

〔補〕冬，為阮元審定《校勘記》稿成。

按阮氏《校勘記》成書於何年，今無明文可據。嘉慶六年冬，段氏與劉端臨書云：「今年一年，為他人作嫁衣裳，《說文》僅成三頁。」又，本年夏〈與王懷祖第一書〉云：「惟恨前此三年，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所謂一個錯也。」正指為阮元定《校勘記》事也。另據嘉慶十年與劉端臨書，言「去冬於阮公書畢，乃料《說文》」（詳下），則《校勘記》稿蓋成於是年冬。

嘉慶十年乙丑（一八〇五） 段氏七十一歲

〔補〕屬江沅為《說文解字音均表》，並示以條例。

按段氏〈說文解字音均表序〉云：「余撰《六書音均表》，析古音為十七部。

（中略）東原師既歿，乃得其答余論韻書，書後附一條云：『諸聲字半主

8 按日本學者賴惟勤氏《說文入門：段玉裁の說文解字注を讀むために》，謂阮氏《校勘記》中所引段氏之說，即引自《古文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周禮漢讀考》等書（頁六六），蓋未之細考耳。

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篆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系，則亦必傳之絕作也。』余頻年欲爲之而未果。歲乙丑，乃屬江子子蘭譜之。」（《段集補編》上卷，頁十三）

〔正〕十二月，有與王念孫書。

按《段集補編》下卷〈與王懷祖第三書〉，其末云：「舍弟玉立蒙愛最久，今貧而入京，乞推分助其資斧，則弟同身受矣。」劉氏附考云：「先生四弟玉立於嘉慶十一年丙寅入都，以後居龔麗正家，觀《定庵文集補·丙戌秋遊法源寺詩·注》可證也。」（卷下，頁十八）故《劉譜》繫之於十一年。今考此札段氏附語固已明言：「此上年嘉平作也。今舍弟四月方從此起行轍。又題數字于後。」是此札實段玉立赴京前一年年末所作，當改次於本年，札中所敘之事乃合。

〔補〕請王念孫爲《說文解字注》作序。

按〈與王懷祖第三書〉有云：「《說文注》近日可成，乞爲作一序。近來後進無知，咸以謂弟之學竊取諸執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領望之。」據此，知當時學界蓋頗有以段氏《說文注》爲剽襲王氏之說者。又按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云：「王寬夫先生（森按：王念孫次子敬之，字寬甫）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說文》，因段氏書成，未卒業，並以其稿付之。後先生見《段注》妄改許書，不覺甚悔。」（《說文詁林》前編下，頁三四八）朱士端嘗從王念孫遊，其所引述王寬夫語謂王念孫曾以其《說文》稿付段氏，當非無端。余近考之，知《段注》誠有掩襲王說者，別詳拙作〈段玉裁說文解字讀考辨〉。

〔補〕春，有與劉端臨書。按東京上野博物館藏段氏致劉端臨書原墨，其一函《段集補編》闕收，今錄次：

前接大兄大人，備知往歲所處。目下除舊生新，想福亨嘉，合潭康泰。

第一門叨庇平安，惟愚夫婦衰老之極。弟冬間稍可，至春乃入病境耳。去冬於阮公書畢，乃料《說文》（森按：阿辻氏讀「乃料」斷句，文不成義，今改）。未注之五卷，不識能成否？春、夏間但能閣筆而已。是否南來，尚可相晤。三哥囑以尊意致貴親家，其復書附呈。草草敬復，順候邇安。不一一。端臨大兄大人，制愚弟段玉裁頓首，十九。（據阿辻氏〈札記〉彙錄）

按明年秋段氏與王念孫書，稱《說文注》「尚有未成者二卷也（十二之下、十三之上），今冬、明春必欲完成之。」（〈與王懷祖書五〉，《段集補編》下卷，頁十九）此言尚有五卷未注，知在其前。而劉端臨卒於十年五月，則此札蓋撰於十年春。

嘉慶十一年丙寅（一八〇六） 段氏七十二歲

《劉譜》：是年有與王石臞第三、第四兩書。（中略）第四書有云：「近者惠以四十金，俾爲刻資。此種高誼，不勝感溯」云云。

〔正〕按第三書撰於十年、第四書作於九年，辨並已詳上。又按：〈與王懷祖第五書〉，中有「蘭泉少寇六月仙逝，海內又少一個」之語，王昶卒於本年六月初七，知第五書當是本年所作。《劉譜》此所引第四書之語，實見於第五書，劉氏淆亂之耳。今正。

〔補〕三月，江沅借臨陳芳林《左傳正義》校宋本去，傳錄一過。

按江本現藏臺北中央圖書館，江氏識語云：「茂堂段先生爲先祖艮庭先生執友。庚申、辛酉以後，沅嘗過從請問《說文解字》之學，因借此本錄過於家藏本上首，歲嘉慶丙寅也。三月錄始，九月錄畢。」

嘉慶十二年丁卯（一八〇七） 段氏七十三歲

〔補〕本年三月，瞿中溶至蘇祭掃先塋，勾留吳門兩月。瞿氏自訂《年譜》載：「舊交諸君子，段懋堂先生、鈕匪石、黃蕘圃、董琴南（國華）、孫蔚堂（衡）、陳仲魚等，皆投贈詩文，互相飲餞，情甚縝縝」云。

〔補〕是年，龔麗正取段氏所校《干祿字書》並〈書後〉一篇，刻於京師。

按中央圖書館藏龔麗正鈔段氏《干祿字書》校定本，書前有段氏識語，云：

「余朱改原本，麗正取去，而抄此見還。」次葉又記：「龔婿麗正取此書並〈書後〉一篇刻於京師，余太史秋室所書也。嘉慶丁卯十月，段玉裁記。」

《劉譜》：是年有〈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一文；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曰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一文；有〈駁撫本禮記考異之非〉一文。按以上三文，皆爲顧千里而發。去年，顧千里代張古餘作《禮記考異》，謂孫頤谷訂〈王制〉「西郊」當作「四郊」之說爲非。至是，先生致書千里，謂「四郊」是，「西郊」非。千里來書申辨，先生復書。後十一月，（段氏）因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一篇，頗攻顧說。十二月一日，千里又來書論難，即《文集》附載之千里第二札也。

〔補〕本年段氏復有〈月令天子親載耒經注考〉、〈月令參保介御之間經注考〉、〈喪服小記齊衰惡笄帶以終喪箭笄帶終喪三年〉等文，俱見《文集》卷三。

又按：段、顧二氏論學制之是非，《劉譜》、《羅譜》並爲段氏廻護；近時之治段氏學者，亦皆右段而非顧。然平心論之，段氏「四郊」之說蓋未可必。李慈銘嘗詳論其事而斷之云：「段氏之學，固非顧所能及，而此事則以顧說爲長。顧氏〈周立學古義考〉分析天子、諸侯之大學、小學爲一類；鄉學、州序、黨序、遂學爲一類，及鄭氏立四代之學爲一義；《大戴》五學爲一義；王肅、劉芳、崔靈恩等創論四郊四學爲一義。引據謹嚴，語極分明，段氏雖博辯縱橫，詞鋒四出，終不免強改經注以成其說。」（《越縕堂日記》光緒戊寅五月十一日條）其說近爲是也。關於段、顧二氏論學制之是非，余別有考論，此不詳述。

《劉譜》：先生今、明年中，與顧千里議禮起爭端，至今訖莫能判其曲直。然考千里之爲人，平生交遊，如李尙之、黃蕘圃、劉金門、嚴鐵橋、吳山尊，皆其至

友，而不能有終，其失禮于先生，蓋亦常態，無足怪者。今舉一事論之，如《毛詩·召南·甘棠傳》：「不重煩勞百姓」（森按：此有誤，當是〈甘棠·箋〉），先生爲阮氏作《校刊記》，曾據蜀石經、《漢書·司馬相如傳》刊去「不」字（〈跋黃堯圃藏蜀石經〉）。及顧代先生任校刊，則刊去先生此條。蛛絲馬跡，亦可知覺端之啟，詘在千里矣。

〔正〕按《劉譜》此說，尙非公論。今卽劉氏所舉證者論之，此特劉氏未細讀《校勘記》耳，不得反以此爲顧氏咎也。今檢《毛詩注疏校勘記·序目》引據各本目錄，其「孟石經殘本二卷」條下云：

（此本）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爲可取。今此《記》槩不錄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此與段說正同。然據此所云，知《校勘記》正文內不載此條者，乃由其書體例原不錄孟蜀石經，其非顧氏執意削去，較然易知。蓋蜀石經文字每多增刪，晁公武已言其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故《校勘記》於序目類舉此本之舛誤衍脫，稱是本僅〈甘棠〉此條「差爲可取」耳。更且，據上引文，可知當時嚴杰自有專書考證此本之是非，《校勘記·序目》所論蜀石本之得失者，或卽隱括嚴杰之《考證》也，然則此條亦不必爲段氏所獨見也。更況《毛詩校勘記》付刻前，實經段氏覆校改亂也。今考蕭穆《敬孚類稿》錄方東樹識語云：

《校刊記》成，芸臺寄與段懋堂復校。段見顧所校《詩經》引用段說，未著其名，怒之。於顧所訂，肆行駁斥；隨卽寄粵，付凌姓司刻事者開雕，而阮與顧皆不知也，故今《詩經》獨不成體。此事當時無人知者，後世無論矣，乙酉八月，嚴厚民（杰）見告。蓋以後諸經，乃嚴親齋至蘇，共段同校者也。

卽其一證也。《劉譜》「及顧代先生任校刊，則刊去先生此條」云云，不惟無的放矢，且尤顛倒始末矣。以余所考，段、顧二氏之失和，蓋因顧千里爲

阮元纂《毛詩校勘記》，時或明斥、或暗駁段氏《詩經小學》、《毛傳定本小箋》之說致爾。段氏向好與人角勝爭長，而顧氏之爲阮元修《校勘記》，乃由段氏所薦；及段氏審定《校勘記》，見顧千里所校者，每與其說立異，因大怒，而「於顧所校，肆行駁斥」，且更延及顧氏去年爲張古餘所撰之《禮記考異》，亦加駁難（其後復及明年顧氏爲胡克家所撰之《文選考異》），二家論學制之爭遂起，此二家交惡之由也。凡此，劉氏並失細考。至二家之曲直，張舜徽氏《清人文集別錄》卷十二云：「以余觀二人意氣之爭，段氏實不能辭其咎，讀《經韻樓集》〈答黃紹武書〉，可知當日輿論，亦多責難段氏。」（頁三四五）鄙意亦云然。別有專論詳之，此不具論。

〔補〕六月，撰〈明三大案論〉，見《文集》卷十。

又，《文集》卷三〈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一文，疑亦作於是年。按《文集》此文題下但記「三月二十三日」，未記撰年，然其文廁於本年所撰〈月令參保介御之間經注考〉、〈喪服小記齊衰惡筭帶以終喪〉二文之間，似爲今年三月所撰也。

嘉慶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 段氏七十四歲

《劉譜》：五月，王石臞爲先生作〈說文解字注序〉，謂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無此作矣。

〔補〕按王氏遺稿中，有段氏致王念孫書一通，據其文，知係段氏謝其爲撰〈說文注序〉者也。此札《段集補編》未收，今從《羅譜》逐錄：

愚弟段玉裁頓首啟，懷祖大兄先生閣下：今歲接手札二、大序一，感謝之甚。拙著得此序，如皇甫之序〈三都〉，聲價倍增。獎借處能見其大，行文尙于鄙意有未愜處，容小更易，再呈大教。陳兄啟宗以鄙札奉謁，中有「棘人」字（森按：即今《段集補編》所收之〈與王懷祖書一〉），彼于裁服未闋時取有拙札，遲之又久而後行，乃又取札，不用後札而用前札，殊愼愼也。先生念舊，廣爲推轂，甚善。又于文襄公之孫在東河候補別駕，倘能照拂，裁有榮施。 執事去年有摺子而部

駁，未見尊稿，乞示之。河事日非，伊于胡底，可勝杞憂。執事尙能出所見一言否？裁《說文注》已成，而無大力者爲主。所賜四十金，曾命工刻之，而刻甚劣。目下裁惟讀書、做古文，精神尙好。薪水之資，有太倉書院爲助，委心任去留而已。執事尙解組南歸，徜徉至蘇杭，猶可聯床風雨，共談所得也。今日之弊，在不尙品行政事，而尙剿說漢學，亦與河患相同，然則理學不可不講也，執事其有意乎。順候升安，玉裁載拜。

此札原自「裁有榮施」處斷裂爲二。《羅譜》繫上半於本年，云：「此札缺下半」；另繫下半於十五年，云「缺上半」。今以王念孫覆函（見下文十四年條下）證之，知二者當合爲一札，羅氏自失考耳。知者，王氏覆函有「拙序本不愜意，得蒙教訓」之語，正與段札上半「行文尙于鄙意有未愜處，容小更易」合；而王札「並無摺子上聞，經部駁飭。來札所云，以告者過也」一節，復與段札下半「執事去年有摺子而部駁」云云者契合，則此二斷片原係一札，要無可疑。

今據此札言王序「行文尙于鄙意有未愜處，容小更易」，及王氏答書「拙序本不愜意，得蒙教訓」之語觀之，可知今《段注》書前所冠王序，已經段氏改易，非盡王氏原文也。<sup>9</sup>

〔補〕閏五月十日，撰〈梁曰薌其〉一文，見《文集》卷三。

〔補〕九月，題宋拓大令十三行帖云：「大令十三行，徽宗得九行，賈秋壑復得四行，合爲十三行。元時歸松雪，明時歸孫文介公，刻諸玄宴齋，非停雲、快雪所能及。此本竹汀定爲宋拓，其又在玄宴以前古拓乎。嘉慶戊辰九月。」（錄自陳邦懷氏《一得集》頁四二八）

<sup>9</sup> 按《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二有〈段若膺說文解字讀敘〉一篇，其文與《段注》書前所冠王氏序文並同，惟王序「因是爲說文注」一語，本集作「因是爲《說文解字讀》一書」爲異耳。因知王集此文，蓋後人編家集時改從段氏所改易者，已非王氏原文矣。



〔正〕秋至杭，許宗彥招同凌廷堪、項墉、李銳、何元錫、戴敦元、汪家禧、嚴元照等集比青軒，嚴氏有詩記之。（見嚴氏《柯家山館遺詩》卷二，頁七）《劉譜》繫此於十二年，誤。

嘉慶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 段氏七十五歲

〔補〕是年春，凌廷堪至杭，居阮元節署。凌氏門人張其錦纂《凌次仲年譜》，於本年條下記：「陳桂堂太守（廷慶）、錢太史昌齡、朱兵部爲弼、陳提臺大用及段懋堂、鮑綠飲、黃秋平、臧在東（中略）往來晤集，舊雨新知，頗有友朋之樂」云。

〔補〕四月望日，有與張聰咸書。《段集補編》闕收，今錄次：

上年別後，爲祈寒所迫成疾，至二月望後，乃有生人之樂，蓋老境如此耳。大笈既博且精，辨證咸有根柢。中論漢水，破征南傳注之謬，《尚書》、《毛詩》皆可由此說發明，千有餘年，地理家皆未之省，誠爲本朝鉅製。惜瀏覽尙未及半，拙序未敢輕率，竟尙未屬稿。姑先將原稿呈還，俟徐日奉寄也。四月望，段玉裁頓首。（錄自張氏《左傳杜注辨證》書後）

按此札不記撰年，然據段氏明年正月爲張書作序，則此札或今年所作，今姑繫諸此。

〔補〕十月四日，王念孫來書議刻戴東原《直隸河渠書》事。此札羅振玉氏《王石臞先生遺文》、劉盼遂氏《王石臞文集補編》俱未收，今錄次，以備考索：

愚弟王念孫頓首啟，若膺大兄先生閣下：前奉手書，碌碌未暇作答爲歉。拙序本不愜意，得蒙教訓，幸甚感甚。弟前在運河，不過循分供職，於地方事宜，不敢妄爲陳說。卽河務敝壞，所患亦在大江以南，尤不便越俎創議，以此並無摺子上聞，經部駁飭。來札所云，以告者過也。弟今秋仰荷諭旨，調任永定，以衰憊之年，重臨獲咎之地，事繁且險，悚懼

不可言狀。弟每觀宦海風濤之險，非不欲引疾求退，而無如家鄉歷被淹浸，三徑久荒，欲歸不得耳。戀棧之譏，無由自解，抱愧極矣。頃戴信堂世兄携東原師《河渠書》稿本，並將先生寄信堂原札見示，足徵尊崇師誼，日久不渝，實深歎服。弟檢閱戴世兄所携之稿，當日卻爲方宮保代作。今王通判所呈之本，是否即係原本，抑已被改頭換面？未見其書，難以懸斷。如欲伸理，則方氏現有貴顯後裔，尚須伺伊動靜；且戴世兄又無力與人爭勝，亦只可隱忍有待而已。刻下戴世兄與弟相商，意欲付梓，以別真僞，擬即請先生校讐，囑弟作序。弟本不勝任，且於師弟名分又不敢稱序，可否懇先生校定，添加一跋語，以傳千秋。將來刊刻時，卷帙繁多，必得同門相好十數人共襄斯舉；弟名下若干，當無不盡力也。微有商者，此書雖出自東原師手筆，究係方宮保出名，將來若不易名，則爲方氏刻書，同人亦斷不肯助力。倘竟換東原師之名，未免與當日草創本意有違；且東原師所著之書精且簡，未有卷帙浩繁若此者，是不可不斟酌盡善也。弟識見淺隘，不敢臆斷，還祈先生有以教之。專函奉布，敬候台安，諸希朗鑒。念孫載拜，十月初四日。（錄自《羅譜》頁二十四、二十五）

按王氏此書，《羅譜》繫於十五年，誤。據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狀〉，王念孫於嘉慶四年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六年六月，因永定河漫溢，革職逮問。八年十二月，改署山東運河道；十四年秋，再署永定河道（森按：劉盼遂氏《高郵王氏父子年譜》繫於十三年，未核）。今此札有云：「弟今秋仰荷諭旨，調任永定，以衰憊之年，重臨獲咎之地」，可決必作於十四年十月。《段集補編》所收明年段氏〈與王懷祖書六〉云：「《直隸河渠書》一事，誠如尊諭。但鳩同志輯費刻之，此事恐難」云云，正答王氏此札也。

嘉慶十五年庚午（一八一〇） 段氏七十六歲

〔補〕正月二十日，序張聰咸《左傳杜注辨證》。此文《段集補編》失收，今錄次：

《左氏》古學，肇於劉歆，《漢書》歆本傳載歆爲《左氏》訓詁，然歆學

未立；至賈逵、服虔，始沿其緒，於是有賈、服之學。漢、魏間，兩學並立；至晉，有杜氏輯解之（森按：此序文字多以楷寫篆體，「之」字疑爲「出」字形譌），而賈學漸微，服、杜猶並稱焉。隋大業以後，則服氏之學行於河雒，杜氏之學行於江左。自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而服學遂寢。杜氏本集侍中、太守諸說，弓牽芟繁務簡，卻期明而反晦，緣事依例，復略古而自見。後之言《左氏》者，僅知元凱之長，不知有賈、服之舊也。劉光伯《規杜》、衛冀隆《難杜》，皆發明其義；然元凱之疑誤，豈惟長歷非法、短喪失禮可議也？國朝顧炎武、惠棟皆有補正，而顧氏弟尋繹經文，裁以己意；定字則廣摭賈、服舊注，而於地學一則，又博采京相璠《土地名》、左百兩兩漢志及酈元《水經注》。婺源江慎修證其星歷之譌，訂其車法之謬，極見精確。近見程魚門《左傳翼疏》三十卷，凡異於杜氏者，悉詳錄之，亦爲精密；然卒未嘗審度是非，持以公論也。《左氏》有古文不可強解者，古文「位」爲「立」、「讓」爲「攘」、「跗」爲「不」、「轉」爲「專」一類。有古義不可曲附者，「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專之渝，攘公之瑜」一類。有脫文不可遺漏者，施于夷狄稱天子、施于諸夏稱天王、施于京師稱王一類。有古韻不可牽湊者，「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羊、亡爲韻一類。得傅巖《辯證》一書，既博且精，咸有根柢。至其於地里之學，能據《毛詩》、《尚書》訂漢水入江以後猶得稱漢，自元凱誤讀〈禹貢〉導滌節「過三澁，至於大別南」爲句，遂沿誤千有餘年，無能發矇者，此《辯證》之功爲最鉅。後之言《左氏》者，當推是編爲本朝鉅製云。歲嘉慶庚午正月二十日。（錄自本書卷首）

按張氏《經史質疑錄》有〈復段懋堂大令論左氏書〉一篇，云：「承撰鄙著敍，并惠〈春秋辨譌字考〉。鄙注已如命改『刊杜』字爲『杜注辯證』矣。」知其書本名《左傳刊杜》，後從段氏建議，因改今名。惟按段氏《文集》卷四別有〈左傳刊杜序〉一篇，末題「嘉慶辛未七月」，即明年夏所作，其文與

此序全異。今考此序與張氏己巳自序，文義頗有近同者，或段氏即緣阮林自序改作與？然此序言：「隋大業以後，則服氏之學行於河雒，杜氏之學行於江左。」說頗未審。按《北史》八十一記河雒、江左經學異尚，其事甚詳；此自南北朝時乃爾，不知段氏何以誤為「隋大業以後」？蓋亦晚年記憶有誤耳。或此序本率爾而作，故明年七月重作一序，即今《文集》所存者。惟後者稍空泛，故張氏仍取用前序與。疑莫能明，記此待問。

〔補〕三月，撰〈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釋〉，見《文集》卷三。

八月，校閱胡世琦《小爾雅義證》。

按胡氏《小爾雅義證》原稿本，今存中央圖書館，凡十三卷，四冊。書後有段氏題款：「金壇段玉裁庚午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讀。略獻芻蕘一二，亦猶墜露添流，輕塵集嶽也。時年七十有六」二行。中有段氏按語十九則。

《劉譜》：是年有〈與胡孝廉世琦書〉，論《小爾雅》。（《經均樓集》五）

〔補〕按段氏此書，本戴東原之說，以今本《小爾雅》為晚出偽託者。胡氏有答書，載原書稿卷首段氏札後，於戴、段二氏之所疑者，逐一辨之，蓋不以段說為然也。

〔補〕中秋日，撰〈吳都賦蕉葛竹越解〉，見《文集》卷十二。本年另有〈明世宗非禮論五〉，見《文集》卷十。

嘉慶十六年辛未（一八一—） 段氏七十七歲

〔補〕三月，撰〈明世宗非禮論〉六、七、八三篇。又〈明世宗非禮論九〉亦本年所作，並見《文集》卷十。

嘉慶十七年壬申（一八一—） 段氏七十八歲

〔補〕李柯溪刻桂馥遺書《札樸》十卷成，請段氏為之序。（《段集補編》卷上〈札樸序〉）

嘉慶十八年癸酉（一八一—） 段氏七十九歲

〔補〕九月，跋《玉篇》。《段集補編》失收，今錄次：

此書四十年前置於琉璃廠。披閱既久，每一部略知或本許，或顧以後孫強輩所妄增，皆得其梗概。略有批點改正，亦注《說文》之一助也。癸酉九月，茂堂老人書於枝園。（錄自《適園藏書志》卷二，頁十八）

〔補〕十一月，有與陳壽祺書。此札《段集補編》失收，今錄次：

辛年握手匆匆，以爲大兄先生即出就維揚之館，相晤不難也。旣而知蘭陔色養，講席即設閩中，無任馳溯。海內治經有法之儒，爲吾兄首屈一指。《禮記鄭讀考》等書，尙未拜誦；卽爲弟解紛之作，亦未得一見。兩年來著述想甚富。弟明年八十，老至而耗及之，不能研精，殊可歎也。未悉尙能相見劇談否？在東已作古人，厚民飢驅鹿鹿。茲因江子蘭之便，肅候侍奉近安。子蘭與顧千里，蘇之二俊也。僑吳弟段玉裁頓首。（錄自陳氏《左海經辨》卷首）

按札中所言「爲弟解紛之作」，蓋指陳氏〈答翁覃谿學士〉（見《左海文集》卷四，頁十九至二十九），卽辨翁氏〈書金壇段氏漢讀考〉也。

陳壽祺有答書，略云：「往讀先生所考定《尚書》、《毛詩》、《儀禮》、《周禮》、《說文》、音韻諸部，驚歎悅服，以爲賈、鄭復出，所以發人神智，扶掖來學無窮。今天下治經，殫研小學，具有漢儒師法，非執事孰爲先啟其鑰邪。（中略）古之經師，伏生、申、轅之倫，多名德期頤之壽，執事大耋遐年，好學不倦，非其人邪。（中略）屈指海內通儒，發聾振聵之功，莫過於執事與錢竹汀詹事、王懷祖河使、程易疇孝廉數君子。然壽祺於數君子雖咸從捧手，而腐芥曲鍼，不以爲不屑教誨而慙慙然拾引而進之者，則於執事尤蒙淑艾之私，而當盡師事之義者也。（中略）竊怪近日學者文藻日興而經術日淺，才華益茂而氣節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處日蹙，無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憂也。」（《左海文集》卷四〈答段懋堂先生書〉）

〔補〕與汪龍訂交。

按《羅譜》於十七年條下云：「歎汪蟄泉（龍）精于《詩》，嘗撰《毛詩異義》。是年始與先生相識，見《說文注》，亟據以補正若干條，先生亦間采其說入《注》。（本注：見胡竹村所撰〈汪氏別傳〉云：『年過七十，交於段氏玉裁。』以汪氏歿于道光三年年八十二推之，應在是年。）」（頁二十六）余按汪氏《毛詩異義》述目明云：「十八年，獲交金壇段懋堂先生。讀其所注《說文》」云云，則二人訂交當在十八年甚明，羅氏失考耳。

又按：段氏《說文注》「嚏」、「蘄」、「告」、「笠」諸字下，並引有汪氏之說，當是本年所續增者。

《劉譜》：是年冬，始刻《說文解字注》（江沅〈說文解字注後序〉）。先生弟子徐學士頌直卿、胡明經竹巖積城力任刊刻之費，始得舉事。江子蘭與陳碩甫同司校讐。

〔正〕按江氏〈後序〉稱：「段先生作《說文解字注》，沅時爲之校讐，且慫恿其速成。既成，又日望其刻以行也。癸酉之冬，刻事甫就，而沅適游閩」云云，《劉譜》本此。惟《段注》之付剞劂，實前於此。考嘉慶九年，段氏〈與王懷祖第四書〉云：「鄙著《說文注》已竣，蒙阮公刻成一卷，一以爲唱，用呈請政。」是《段注》之付刻當始於九年；又十一年〈與王懷祖第五書〉云：「已刻者僅三卷耳。（中略）所賜（四十金）當卽刻之。」則十一年已付刻者三卷，其非始於本年多固甚明也。

又按：《段注》原刊本每卷後，各記校刊者之名。論者習以此爲諸人嘗與校字之役，其實非也。今考六篇下末記「吳縣鈕樹玉校字」；然按鈕氏《段氏說文注訂》則云：「六篇末有『吳縣鈕樹玉校字』一行。其二十五部字數，又列賤名。按段君書未刊之前，余未及見。所舉字數及說，則出余所著《考異》，曾以就正段君也。」（卷二，頁二十）然則鈕氏未嘗親與校讐可知。

《段注》各篇末所記校者名氏，實爲出刻資者也。上引段札言阮元爲刻一卷，又〈與王懷祖第五書〉謝其「惠以四十金，俾爲刻資」，故十篇下爲「阮元校字」、八篇下爲「王引之校字」，二氏俱非親與其事者也。任其役

者，始則江沅；及江氏游閩，乃由陳奐繼其事也。今檢《段注》九篇上，末有「受業長洲徐頌校刊」一行；其十篇上、十一篇上之一、之二、十一篇下、十二篇上、下、十三篇上、下、十四篇上等，並記「胡積城校字」，胡爲徐頌督學安徽時所拔貢也（見陳奐《師友淵源記》頁十四。《劉譜》謂段氏弟子者，誤），蓋是書之刻，胡氏斥資獨多也。然則一篇末記「元和顧廣圻校字」者，此卷之刻資，蓋由顧氏任之，當在十二年二家論學制交惡以前。

《劉譜》：十一月，作〈伊雒字古不作洛考〉一篇。（《經均樓集》一）

〔正〕按是篇意在考論古豫州之水當作「雒」字，而雍州之水則爲「洛」字。其說早見於《古文尚書撰異·禹貢》「逾於雒，至於南河」條下（卷三，頁四十一至四十四），其非段氏晚年新見，要無可疑。此文末段氏識後云：「癸酉十一月十二日，偶閱《漢書·高祖本紀》，漢王元年、二年、五年，『洛陽』字三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雒陽』字凡七見，不應前後乖異如此。（中略）當由前半經淺人塗改從水，後半未及爲之。適此本流傳而爲汲古閣本，他氏本未考。」（卷一，頁三十七）此自是段氏癸酉歲偶閱毛本《漢書》附記之語，其文理甚明。非此文即作於是年十一月也。

〔補〕是年，吳槎客有〈病中有懷諸耆宿詩〉，分咏段氏、孫淵如、周松靄、梁山舟等七人。未幾，槎客卒。其咏段氏一章云：

清忠門第本金沙，僑寄蘇臺說歲華。

七世一堂希世有，豈惟拜紀到君家。（《拜經樓詩集再續編》，頁十九）

嘉慶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 段氏八十歲

〔補〕二月，友人張聰咸卒。（見胡培翬〈左傳杜注辨證跋〉）

閏二月，撰〈明世宗非禮論十〉，見《文集》卷十。

〔補〕九月，有與陳壽祺書。見《左海經辨》卷首；《左海文集》亦載之，其文視《經辨》爲詳。此札《文集》未收，《段集補編》亦闕收，今據《左海文集》彙錄：

恭甫大兄先生執事：伏惟侍奉萬安，興居多吉。今歲三奉手書，見賜《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儀禮》諸經說，一一盥手雜誦，既博且精，無語不確。如執事者，弟當鑄金事之。以近日言學者，淺嘗輟說，騁驚獵名而已，不求自得於中也。善乎執事之言曰：「文藻日興而經術日淺，才華益茂而氣節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處日蹙，無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憂也。」愚謂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故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而況所謂漢學者，如同畫餅乎？貴鄉如雷翠庭先生，今尙有嗣音否？萬舍人乞爲致候。江子蘭札云邵武有高澍然亦良。執事主講，宜與諸生講求正學氣節，以培真才，以翼氣運。大箸尙當細讀，以求請益。弟今年八秩，終日飽食而已，記一忘十，甚可笑也，安足以當執事之推許。玉裁再拜。（卷四，頁五十）

森按：據此書，略可推見段氏晚年之思想及其對當時學風之批評。乃近世論乾嘉學術者，類多忽之不視，今亟宜表出之。

《劉譜》：十二月，識《儀禮漢讀考》後云：「《禮經漢讀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後之人當有能踵爲之者。」

〔補〕按孫殿起氏《販書偶記》卷二著錄《儀禮漢讀考》十七卷，云：「金壇段玉裁原撰，酉陽陳光煦續撰。宣統元年石印本。此段氏未竟之作，陳氏繼撰成書。」（頁三十）其書傳本極少，今未獲見，未知其書果如何也。

嘉慶二十年乙亥（一八一五） 段氏八十一歲

《劉譜》：九月八日，先生卒。後歸葬金壇縣城西之大壩頭。（《光緒金壇志》）

王石臞在京師聞先生卒，謂人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清史列



傳》)

陳奐《師友記》又云：「丙子秋，從海門歸謁，師喟然曰：『吾似春蠶一般，繭既成，惟待斃焉已。』八月，金陵試畢，視師疾，曰：『吾年二十餘曾遭疾，六十年未嘗一日呻吟。今病不起。』九月八日終于校園，壽八十有一。」盼遂按：先生卒年，各家記載均作嘉慶二十年乙亥，陳氏獨繫嘉慶丙子，未詳其故。或以《淵源錄》成於晚歲追記，致失堅塙耳。

〔補〕按王念孫〈四川巫山縣知縣段君墓志〉云：「以嘉慶二十年遭疾卒」（《王石臞文集補編》頁六），姚鼐〈四川巫山縣知縣段君墓志〉（《碑傳集補》卷三十九）、汪喜孫〈段先生家傳〉（《且住庵文集》頁二一一）亦言段氏卒於乙亥，可決陳奐《師友淵源記》為誤記無疑。且段氏體素虛弱，自六十歲後，春間尤多病，此由《段集補編》與劉端臨諸札歷歷可考也。陳奐所述「六十年未嘗一日呻吟」，亦非情實。另《羅譜》據《江蘇詩徵》引阮亨說，稱本年阮元延主杭州敷文書院講席，未幾卒。此則諸家墓誌傳記所未言及者。阮亨為阮元弟，其說當必有據。若然，則亦非卒於校園自宅也。

〔附〕《乾嘉名人手札》收有段氏遺墨一通，其作年及受信人均無可確考，今附錄於此，以備考索：

治民段玉裁叩請老大人萬福萬安。玉裁一介書生，客之禮之，許為老學，此正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也。叩別臺顏數日，乃蒙使紀綱，錫以瑤函，並惠多珍。拜讀拜登，不勝慙悚。甘棠舊地，玉裁得以休其餘蔭，惟有矢竭駑駘，以仰副垂念之恩耳。大著詩集，敬請頒賜，使後學得以挂名於佛頭，無任翹企。一切盛意，容解館後叩謝轅門。敬請陞安，伏惟雅鑒，玉裁叩頭。恕不能莊楷。二十二日。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初稿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改訂

一九九一年三月校此稿畢，適得陳邦懷氏《一得集》（一九八九年，齊魯書社印行）。其書下卷〈經韻樓集跋〉，錄有段氏詩文數首。其〈升菴夜課圖

序》、〈題宋拓大令十三行帖〉二文，已錄入譜中。另有〈與汪喜孫書〉、〈題汲古閣圖〉，其作年今不及細考，仍錄此備考。

〈與汪喜孫書〉

尊大人著述都讀過，且校定。屢得手書，幾次執筆欲作傳，而恐不佳，遂止。且今年刻《說文注》，費重事繁，又逢橫逆。自誓年內必成，如不成者，有如天日，所以自厲而安孝子之心。

又書

尊大人傳尚未成，自知罪不可追，亦老耄至於如此也。務六月以前寄上。拙刻尚未竣，竣即奉上。尊公文亦六月同繳。

〈題汲古閣圖〉

高閣今何在，高風庶可躋。我久客姑蘇，時見當年綈。雲霞裝潢色，珍重主人題（閣中書今時時見之）。今晨復讀畫，故實猶堪稽。人生事經籍，有如畚耜畦。何爲役名利，坐令隴生藜。聚散雖無定，借非珠玉齊。（用歐陽語意）

## 引用書目錄

- 《段玉裁先生年譜》 劉盼遂氏編 《段王學五種》所收 一九三六年 北京來薰閣書店印行
- 《段懋堂先生年譜》 羅繼祖氏編 一九三六年 《願學齋叢刊》本
- 《經韻樓集》 段玉裁著 道光元年原刊本
- 《經韻樓文集補編》 劉盼遂氏編 《段王學五種》所收
- 《戴東原先生年譜》 段玉裁編 一九三六年 《安徽叢書》本
-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本
- 《傳書堂藏善本書志》 蔣汝藻編 一九七四年 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 《東原文集》 戴震著 一九三六年 《安徽叢書》本
-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著 一九二一年 劉氏嘉業堂刊本
- 〈段玉裁說文解字讀考辨〉 陳鴻森撰 （將於近期《史語所集刊》刊出）

- 《富順縣志》 光緒八年釜江書社重刊本
- 《詩經小學》 段玉裁著 道光五年 抱經堂刊本
- 《古文尚書撰異》 段玉裁著 《經韻樓叢書》本
- 《說文解字詁林》 丁福保編 一九二八年 上海醫學書局
- 《許學考》 黎經誥編 一九二三年 排印本
- 《卷盒書跋》 葉景葵氏著 一九五七年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 一九八五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 《潛研堂文集》 錢大昕著 《潛研堂全書》本
- 《越縕堂日記》 李慈銘著 一九二〇年 商務印書館據手書影印本
- 《拜經文集》 臧庸著 一九三〇年 宗氏景印漢陽葉氏鈔本
- 《文祿堂訪書記》 王文進氏著 一九四二年 北平文祿堂排印本
- 《江浙訪書記》 謝國楨氏著 一九八五年 三聯書店排印本
- 〈劉端臨先生年譜〉 劉文興氏編 《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二年）
- 《明清藏書家尺牘》 潘承厚氏編 一九四一年 上海合眾圖書館景本
- 《匪石日記鈔》 鈕樹玉著 《滂喜齋叢書》本
- 《大學說》 惠士奇著 蘭陔書屋刊本
- 〈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段茂堂尺牘札記〉 阿辻哲次氏撰 《均社論叢》第十號（一九八一年，京都大學）
- 《高郵王氏父子年譜》 劉盼遂氏編 《段王學五種》所收
-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著 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 《碑傳集》 錢儀吉編 明文書局影印本
- 《思適齋集》 顧千里著 道光二十九年 上海徐氏刊本
- 《學經室集》 阮元著 世界書局影印本
- 《杭州府志》 龔嘉雋等修 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 《樸學齋文錄》 宋翔鳳著 嘉慶間刊本
- 《愛日精廬藏書志》 張金吾著 光緒十三年 靈芬閣木活字本
- 《左海經辨》 陳壽祺著 道光三年 《左海全集》本

陳 鴻 森

- 《左海文集》 陳壽祺著 《左海全集》本  
《敬孚類稿》 蕭穆著 光緒三十二年原刊本  
《曝書雜記》 錢泰吉著 同治七年 杜氏重刊本  
《說文入門》 日本賴惟勤氏著 一九八三年 大修館書店印行  
《瞿木夫自訂年譜》 瞿中溶編 《嘉業堂叢書》本  
《顧千里先生年譜》 趙詒琛氏編 《復廬叢書》本  
《顧千里先生年譜》 汪宗衍氏編 廣文書局排印本  
《清人文集別錄》 張舜徽氏著 一九六三年 中華書局排印本  
《經籍跋文》 陳鱣著 《式訓堂叢書》本  
《柯家山館遺詩》 嚴元照著 《湖州叢書》本  
《凌次仲先生年譜》 張其錦編 《安徽叢書》本  
《左傳杜注辨證》 張聰威著 《聚學軒叢書》本  
《高郵王氏遺書》 羅振玉輯 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王石臞文集補編》 劉盼遂氏輯 《段王學五種》所收  
《經史質疑錄》 張聰威著 《聚學軒叢書》本  
《適園藏書志》 張鈞衡著 廣文書局影印本  
《段氏說文注訂》 鈕樹玉著 《許學叢書》本  
《師友淵源記》 陳奐著 光緒十二年《函雅堂叢書》本  
《拜經樓詩集》 吳騫著 《拜經樓叢書》本  
《販書偶記》 孫殿起氏著 一九五九年 中華書局排印本  
《碑傳集補》 閔爾昌氏編 明文書局影印本  
《且住庵文集》 汪喜孫著 世界書局影印本  
《乾嘉名人手札》 王雲五編 一九七三年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